

新俄羅斯





像小彦俊上川者著



譚 王 者 揖 唐 小 像

MG
D751-20
29
2



序

兒時讀海國圖志諸書，始知鄰吾國者，日本以外，尚有龐大之俄，自是益樂聞俄事。國變前後，兩遊歐洲，滯俄獨久，已逆料俄之革命，鬱而必發，且發必劇也。洎蘇俄勃興，以列強干涉，遂斷國交，外界宣傳，多非真相，欲研俄事，恆苦無書，間有二三遊記之作，亦皆語焉不詳，求其若網在綱，斬新翔實，如今春遊俄甫歸，川上俊彥君之新著，蓋亦罕矣。川上君之著此書，意在使日本人之聞於新俄者，咸得悉其最近之情形。緣新吾國與俄接壤，而聞於外事，視日本人爲尤甚，殆所謂盲人瞎馬，夜半深池者。緣新俄之事，既多奇創，波譎雲詭，傳聞異辭，自川上君之新著出現，乃如暗室之得鏡，國人有志俄事，恐未必皆有此書，即有之，亦不必盡能讀也。乃漏夜移譯，冀以徧餉國人，大聲疾呼，或可發其深省。世之談共產者，必及公妻，實則俄自大革命後，雖離婚手續，非常單簡，生子待遇，亦無私生嫡出之異，然婦女國有問題，間有宣傳，尙難實現。至公妻二字，更無根據之可言矣。迨新經濟政策施行後，亦漸承認各個人之財產

序

一

私有權，不過僅將暴君、財閥、地主、豪商，多年坐擁過大之特權，而推翻之，以洩民衆一時之憤，并防其將來之復活耳。夫馬克斯學說，世界各國，願爲先驅，而實行之者，厥惟俄人。今雖國基漸固，達於建設時期，彼列強曩所視爲毒蛇猛獸，而不敢相近者，現已由通商問題，而入於承認問題矣。雖然，彼所謂蘇維埃主義者，實仍在試驗管中，固亦無可諱言也。舉地球上之大政治家、大學問家，方萬目睽睽，注視孵化，譟陋如余，寧敢遽下斷語。然有不得不舉以爲吾國人告者，彼之分配土地，獎勵勞動也，則揭櫫凡不勞動者，不可得食之標語（Any person who does not work shall not eat）而社會寄生蟲（parasite）之階級，遂以打破。其每歲預算，竟自二十六億盧布，減至十一億盧布。以後較前，已減十分之七，此非我國生衆食寡，量入爲出，之古義乎？其恒言曰：『最良之財政總長，莫如豐年。』此非我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二語之精神乎？不寧惟是，彼蘇維埃政府者，以黨治國。以少數之黨員，制馭多數之國民，原黨員已達百萬以上，以汰惡留良之結果，僅存五六十萬人，悉爲健全分子，自奉儉樸，持身嚴正，咸抱有願以一身殉其主義之澈底的覺悟。彼政府之勵行禁酒、禁娼、禁

賭也，對於該共產黨員之犯此禁者，則必特別從重處罰，此不但視彼政黨黨員，憑藉黨勢，公然爲惡之國家，不可同年而語，實則推我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義，欲以身教爲衆倡也。惟我國今日之病，未必盡同於曩日之俄，故在俄雖認爲已驗之良方，亦未必即適合於他國之病證。斟酌加減，責在良醫。今我朝野上下所汲汲不可終日者，非財用不足之爲患乎？苟能集合豪傑之士，滌除私利之心，廓然大公，與民更始，建設一廉價政府，代表真正民意，以關鹽之剩餘，劃抵舊債而無不足。聯省自治，化兵爲工，廢除惡稅，振興實業，則各地方自給而有餘矣。崇尚氣節，實行國民皆勞主義，限制遺產，改良條例，預遏資本家之跋扈，以吾國之地大物博，民衆耐勞，不十年而強，不廿年而霸，他日世界之大同化，我種人或有較有力之發言權也。充今之從政者之所爲，恃濫借爲財源，以濫用填慾壑，吾民擔負之力既竭，鋌而走險，勢必出於一決。卽如俄今日之舊有外債，數非不鉅，列強睜視，又如之何，是故區區之言，不獨忠於己國，亦世界有識者所樂爲贊成者也，則亦何靳而不爲乎？夫以日本之國體民俗，與蘇俄較，其爲鑿柄，自不待言。乃近因後藤新平君之熱心介紹，而越飛

君翩然東來，余譯川上君之新著甫成，君已被任爲全權代表，與越飛君相周旋於精養軒矣。越飛君大言炎炎，向不以戰敗及弱小國自居，固視彼佻佻倪倪，柔骨短視之外交家，相去霄壤。而日本政府，外交手腕之敏活，國民感情之蛻化，抑亦可驚。彼日本國民，固世所稱爲善變之國民也。數十年來，由鎖港主義，攘夷政策，一變而建維新之績，憲政實行矣，此誠世界所豔羨不置者。日政府近對於共產黨員，雖加檢舉，而大資本家，率多漸自覺悟，熱心社會事業，傾向於釜底抽薪之策，此則區區對吾密邇之東隣，所不勝其禱祝者耳。年來養疴海外，與三數友人，留心俄事，繼自今將舉同人討究之所得，下公平之論斷，源源以餉我國民，或者能自覺悟，採取和平手段，不必再以俄人之飽經痛苦，而竟獲最後試驗之結果，亦未可知也。茲篇之譯，特其羔雁，世有同志，盍興乎來。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合肥王揖唐自序於青谷寓樓。

新俄羅斯

(原名勞農蘇國)

目次

政治

- 一 全俄聯邦之組成……………一
- 二 統治機關……………七
- 三 政黨與政府……………二三
- 四 內治 外交……………三四
- 五 軍事 宗教 教育……………四六

經濟

- 一 經濟組織概論……………五九
- 二 農業……………六五
- 三 工業……………七五

四 商業.....八〇

五 鐵道.....九四

財政

一 財政之一斑.....一〇〇

二 紙幣之濫發.....一〇九

旅行瑣記

一 由瓦薩至莫斯科.....一二七

二 莫斯科之滯留.....一二二

三 由莫斯科至赤塔.....一二三

四 由赤塔至東京.....一二六

新俄羅斯 (原名勞農露國)

政治

一 全俄聯邦之組成

新俄羅斯之國家組織，係根據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俄羅斯各共和國所開第一次聯邦會議之決議而成立者。

各共和國之風起，共和國中之肇始者，即世人夙稱「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ussian Socialist Federation of Soviet Republic)而建都於莫斯科者是也。此外多數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一時輩出，幾如雨後之筍。若所謂烏庫拉(Ukraine)共和國、白俄(White Russia)共和國、又於高加索(Caucasus)則有亞美尼亞(Armenia)、喬幾迦(Georgia)、亞則貝強(Azerbaijan)三共和國、又韃靼(Tatar)共和國、遼爾偶斯(Kilgis)共和國、苦尼米亞(Oriana)共和國、土爾其斯坦(Turkestan)共和國、及極東共和國等，不遑枚舉。日本曾認極東共和國

爲有獨立政府之資格，實則不過莫斯科蘇維埃政府之一傀儡耳，欲運動其聲明反對共產主義，當然無效，余以爲大連、長春會議兩次失敗，亦其自然之結果，此後情形業已明瞭，當不再蹈從前覆轍矣。

民族自決主義 如斯多數共和國產生原因，由於革命之初，即認國內各民族之有自決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之權利宣言中，曾宣告承認俄羅斯各民族平等，各民族之自由自決權，及各民族得自由分離建設獨立國家。緣此宣言之保障，俄國各民族遂紛紛獨立，各自建設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既難集權，全俄益不統一。莫斯科政府有鑒於此，先圖彼自政府之基礎鞏固，冀得速將全俄團成一氣，否則亦必求能鞏固各共和國間之聯絡，蓋感於全俄有統一及中央集權之必要，而處心積慮，匪伊朝夕矣。

第一次聯邦會議 極東共和國，當日本、西伯利亞撤兵時，即失其存在之理由，旋歸併於莫斯科之蘇維埃政府。同時該政府與烏庫拉、白俄、及高加索之三共和國政府協議，共組聯邦，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開第一次聯邦會議於莫斯科，其決

議如左。

一、聯邦以左列之六共和國組織之。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烏庫拉社會主義共和國。

白俄社會主義共和國。

高加索之亞美尼亞，喬幾迦，亞則貝強三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本聯邦定名曰「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

一、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爲盟主。

一、聯邦各共和國之政務中如外交，陸海軍，外國貿易，交通，郵電，勞農監督，最高經濟會議，勞動，糧食，及財政之各部事務，由聯邦統治之。

一、以莫斯科爲聯邦首府。

一、組織聯邦之各共和國，無論何時，得退出聯邦。

以此決議，定諸憲法，而俄羅斯大聯邦之最新國家組織，遂告成立；且因此決議之結

果，如韃靼，寇爾偶斯，苦尼米亞，土爾其斯坦，諸共和國，均歸併於俄羅斯共和國內，其得爲組織聯邦之一分子者，唯上列之六國而已。俄羅斯共和國占有俄境本土，遂執牛耳而爲盟主，定都莫斯科，凡各共和國之重要政務，均集權於中央政府，而各共和國之蘇維埃政府，其得以自行處理之政務，僅有內務，農務，教育，民族事務，司法，社會，保安等地方事業耳。

莫斯科政府多年之志願，如上所說，既已克償，凡隸屬於聯邦政府名義下之外交，軍事，財政，外國貿易，交通，等之主要政務，遂得悉收於俄羅斯共和國之蘇維埃政府之手。故俄國已由革命時代，移入建設時代，微獨謀全俄之統一，且進一步而舉中央集權之實，國基大奠，其得意蓋可想。爲紀念其聯邦之組成，乃有如左列三項之決議：

一、建築聯邦紀念館於聯邦首府莫斯科。

二、於莫斯科創設中央農業科學研究所，就立國大本之農業，爲學術上並實際上之研究，而謀聯邦各國農業之發達及統一。

三、以第一次聯邦會議開會之日(十二月三十日)爲國慶日。
聯邦掌管事項 第一次聯邦會議中議決聯邦之主要掌管事項如左：聯邦爲欲處理此項事務而設立之機關，除全俄聯邦會議及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外，於聯邦政府中置外交、財政、陸海軍、交通、外國貿易、糧食、郵電、勞動、勞農監督、及最高經濟會議之十部。

(A) 於國際關係，定聯邦之代表。

(B) 聯邦外部國境之變更。

(C) 戰爭之宣告，及和約之締結。

(D) 關於新共和國之聯邦加入時，條約之締結。

(E) 外債之募集。

(F) 國際條約之批准。

(G) 定內外商業貿易之基礎。

(H) 定國民經濟之基礎，及一般方針，並關於利權之讓渡契約。

籌計運輸、及郵電事業之調節。

定聯邦各國武力之基礎。

聯邦歲計豫算之認可、通貨、信用制度、及聯邦共通稅、各共和國稅、及地方稅。

關於土地之整理、使用、及土地、森林、河灣之利用、一般原則之制定。

關於移住共通法律之制度。

裁判制度、及民法、刑法、之制度。

關於勞動法令之制定。

關於國民教育一般原則之制度。

關於國民衛生共通法律之制度。

定度量衡各制度。

聯邦共通統計之編成。

關於外國人權利之共通國籍法之根本的立法。

關於大赦事項。

(U)(T)(S)(R)(Q)(P)(O)(N)(M)(L)(K)(J)(I)

(V) 關於各共和國蘇維埃會議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政府所發之法律規則，有破壞聯邦盟約者之廢止。

二 統治機關

新發明之政治組織 現在俄羅斯之政治組織，至極單純，理論一貫，非可以從前世界各國的政治組織之思想觀念所得而說明之者，蓋完全一種最新之特別政治組織。此種政治組織直可謂之爲俄國共產黨所新發明者，而今世界各文明國所絕未曾夢見者也。彼學者中抱此理想者，容或有之，而實際上無論地球何處，固無人焉，敢創造此嶄新之制度，而能實施之者。今余欲說明余所用「蘇維埃政治」(Soviet Administration)之一新熟語，雖我國概譯之爲「勞農政治」，然此不過爲便於表明俄羅斯立國之實體，按之文字，蘇維埃者蓋英語會議(Council)之意味，謂爲勞農，殊不當也，茲暫仍原語用之。

蘇維埃制與民主制特異之點 從今日國法學或憲法學上所區別之君主制及民主制判斷之，則「蘇維埃政治」當然爲民主制，即國家主權在民之意。俄羅斯共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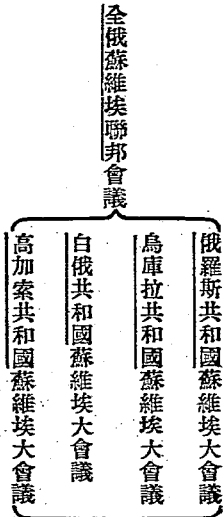
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俄羅斯以勞動者、兵士、及農民三者之代表者，組織蘇維埃共和國，且於同憲法第十二條，規定共和國之主權，屬於全俄蘇維埃會議，該會議閉會中，屬於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依此可見國家之主權，實在於蘇維埃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此蘇維埃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係以勞動者、兵士、及農民三者之代表者構成之，即所謂國家主權之本體在國民之表現也。蘇維埃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是為總攬其主權而行使之之最高機關，若然，則所謂蘇維埃政治之特色，尚無可加以指摘者，即名為國家主權在於國民，實則仍屬之國民之一部分，（即勞動者等）而非國民之全體也，彼於憲法第三條，欲打破社會之「寄生蟲」(Parasite 譯者按此即我國遊惰不事事之蠹民也) 階級，而謀經濟生活之調劑起見，曾宣言實行一般勞役制度，又於憲法第十八條認定國民有勞動之義務，曾揭櫫「凡不勞動者不可得食」(Any person who does not work shall not eat.) 之標語，是其根本的所謂公民權，僅限於勞動者，(男女十八歲以上之勞動者、農民、及兵士) 而不勞動者，絕對除外也，斯則與所謂民主制者，特異之一點矣。

寡頭政治 (Oligarchic Government) 次復問蘇維埃政治，果爲立憲政體，抑爲專制政體，吾料彼被問者必不能遽答，蓋蘇維埃政治者，與其謂爲立憲政體，毋寧謂之爲近於專制政體之一種特別政體也。今世號稱立憲政體之國家，並非僅僅有憲法之謂，蓋不論如何國家，苟旣成爲一國，必有一根本法規以規定其國家組織之大本，及其統治之形式，準是以論，世殆無無憲之國者，不過有成文法與不成文法之區別耳。脫執有成文憲法與否之問題，以論今日之俄羅斯，則所謂蘇維埃政府創立之始，即有成文憲法以爲其國家最高之法規。特就立憲政體之本質言之，依今日公法學者一般之定論，則國家統治之機關，必區別爲立法、司法、行政三者，且此三者完全獨立，而各不相犯，此種政治組織，即所謂三權分立制度，亦即世所號稱爲立憲政體者是也。以此解釋，是蘇維埃政治，明明爲非立憲政體無疑矣。如以下所詳述，現俄國之政治機關，所謂立法、司法、行政三者，絕非截然各自獨立。且此三者，直混而爲一，而總攬之，此非專制政體而何，吾故曰蘇維埃政治，毋寧謂之爲專制政體之爲適當也。今欲說明彼共產黨之專制政治，彼所標明之共產黨，實則亦惟列寧

(Lenin) 托羅斯克 (Trotsky 猶太人) 加眉納夫 (Kamenev 猶太人) 等二三有力之領袖操縱之、指導之而已。換言之、則立於蘇維埃政府中執國家統治上牛耳者、舍此數領袖無他人也。就此點觀之、豈不與希臘羅馬時代之所謂寡頭政治者之相照合乎、此則姑以待之公法學者之研究可耳。請再就蘇維埃政治之統治機關之組織、及權限、而以次說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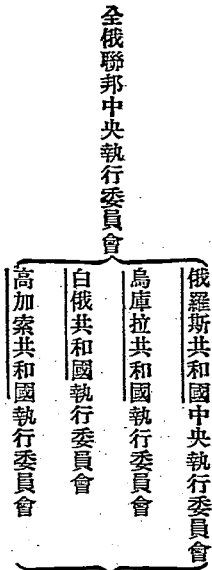
統治機關之統系 於蘇維埃政治、而論其國家統治之機關、自中央政府、以逮各町、村、一言蔽之、不外二機關耳、即「蘇維埃會議」與「執行委員會」是也。自一村言之、則各村有村之蘇維埃會議及執行委員會；等而上之、之各上級機關、於各區則有區之蘇維埃會議、及執行委員會；推之而郡、而縣、亦猶是。再上各共和國之中央機關、則有蘇維埃大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今則更於各共和國之上而設置聯邦之最高機關、即所謂「全俄蘇維埃聯邦會議」(All-Russia Federal Congress) 及「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Federal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是也。今此機關業已完全成立、茲特表列如左、庶幾閱者可以一目瞭然矣。

蘇維埃會議



各縣市蘇
各郡蘇維
各區蘇維
各村蘇維
維埃會議
埃會議
埃會議
埃會議

執行委員會



各縣市執
各郡執行
各區執行
各村執行
行委員會
委員會
委員會
委員會

聯邦機關

全俄蘇維埃聯邦會議，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開第一次會議，議決凡在俄羅斯國內

之蘇維埃各共和國組織聯邦，同時規定聯邦之最高機關，設置聯邦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聯邦會議，係以全俄之各市蘇維埃代表者，及各縣蘇維埃代表者，組織之。其選出之比例，在市蘇維埃大會，凡有選舉權者（勞動者為主體）每二萬五千人得選出一人，在縣蘇維埃大會，每住民（以農人為主體）十二萬五千人得選出一人，為其代表者。其代表者總數計二千二百十五名，其中有議決權之議員，為一千六百七十名。其無議決之諮問委員為五百四十八名。其國別分配之數如左：

俄羅斯共和國 議員 一、二一七
諮問委員 五一〇 計一、七二七名

烏庫拉共和國 議員 三五四
諮問委員 一〇 計 三六四名

白俄共和國 議員 一三三
諮問委員 一〇 計 三三三名

高加索共和國 議員 七三
諮問委員 一八 計 九一名

合計二、二一五名

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 由聯邦會議內各共和國之代表者、依各自國之住民數之定比例、選出三百七十一名之委員、(候補者一百三十八名)組織之、其各委員國別之分配如左：

俄羅斯共和國

二七〇名

烏庫拉共和國

六八名

白俄共和國

七名

高加索共和國

二六名

合計三七一名

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於開會期間、選出幹部委員十九人、行使聯邦之最高職權、其議長則按下列之四共和國、各選出一名、其現任議長、及幹部各委員、列舉如左：

議長四人

加利寧 Kalinin (俄羅斯共和國)

彼得諾夫司克 Petrovsky (烏庫拉共和國)

撒比亞可夫 Chebyakov (白俄共和國)

那里瑪諾夫 Narimanov (高加索共和國)

俄羅斯共和國幹部委員十一人

加利寧 Kalinin

士他林 Starin

加眉納夫 Kamenev

路易可夫 Lunin

久羅拍 Churba

托姆斯克 Tomsky

莎卜羅諾夫 Sabronov

安傑奇 Enkitehe

苦拉斯克 Krusky

路蘇德 Ruzutak

斯米篤維基 Smidovitch

烏庫拉共和國幹部委員四人

彼得諾夫斯克 Petrovsky

拉可夫斯克 Lakovsky

萬路里斯克 Mannitsky

符里斯康 Felixkon

白俄共和國幹部委員一人

撤比亞可夫 Chebyakov

高加索共和國幹部委員三人

那里瑪諾夫 Narimanov

末耶斯羅可夫 Myasnokov

末瓦尼 Moojvani

以上表所列比例觀之，俄羅斯共和國之代表者及幹部委員，實占絕對的過半數。

上，得任意處理聯邦一切政務，是故名雖稱爲全俄聯邦，實則他之共和國殆託蔭庇於俄羅斯共和國之下，而期謀全俄之統一耳。

聯邦最高之機關，此聯邦會議，爲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之最高權力機關，每年例會一次，由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之，至臨時會議，則依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定，或盟約國二國以上之請求時，召集之。凡聯邦會議閉會中，即以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爲聯邦之最高機關，每年例會二次，至臨時會，則依中央執行委員會幹部之決議，及聯邦政府或各盟約國之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時，召集之，但此聯邦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二者，均非常設機關，故爲執行聯邦所掌管之政務起見，中央執行委員會，特設聯邦人民委員會（聯邦政府）爲執行政務機關，並選舉議長（內閣總理）副議長（副總理）及前項所述十部之人民委員（聯邦各總長）聯邦政府之命令及決議，其效力得直接實行於聯邦之全領土。各共和國負有實施之義務，但如有異議時，得向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抗議。但亦惟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有停止其效力之權限。聯邦各總長之命令及決議，於聯邦全領土內，

其效力與聯邦政府之命令及決議同。而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幹部及聯邦政府，均得停止其效力。不惟此也，有時各共和國之中央，執行委員會，亦得停止之。以上所述係根據第一次聯邦會議之議決，但其細目，今尙無具體之決定，不久當於聯邦憲法中規定之，其內容大體，與次節所述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各機關之組織，權限，必亦大同小異也。

各共和國之機關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大會議。此會議，現已開會十次，其最後一次之開會，係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至三十日止，曾議決將向之每年須開例會二次者，今改爲年開一次，至臨時會，以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提議，或共和國全住民三分之一以上地方之蘇維埃要求時，得召集之，而例會臨時會之召集權，皆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蘇維埃大會，由俄羅斯共和國各市、縣、中選出代表組織之，其代表選舉方法，與聯邦會議同，卽市代表就有選舉權者二萬五千人中，選出一人，縣代表就住民十二萬五千人中選出一人，是也。蘇維埃大會爲俄羅斯共和國之最高機關，據

該國憲法第十二條，規定國家之主權，屬於全俄蘇維埃會議。又第二十四條，謂全俄蘇維埃會議爲俄羅斯共和國最高權，即立法、司法、行政等國家百般之政務，統歸其唯一之合議體而行之，蓋純然一國家意思之作成機關也。不但此也，凡中央執行委員會，亦由此蘇維埃會議選出之。又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事項經過，及各般政務、政策，均須報告於蘇維埃大會議，且對於該會議負完全責任。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 此會議，由蘇維埃大會議選出委員二百名（可增至三百名）組織之，俄羅斯共和國最高常設機關也。該國憲法第十二條，規定國家主權屬於全俄羅斯共和國蘇維埃會議，蘇維埃會議閉會中，則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又第三十一條，謂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共和國立法行政及監督之最高機關，即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導蘇維埃政府，及一切蘇維埃機關之事務，並謀立法行政之推行盡利，且監督憲法之制定，及蘇維埃大會議決之實施，審查裁可各項之政令及政府或各部總長之提議，建議，並得自行制定發布政令、法規。惟一般行政事務，中央執行委員會，直接不當其衝，另設人民委員會，（即政府）

爲其執行機關，並選任人民委員（總長）使掌行政各部。換言之，卽設立政府，任命總長，一切皆屬之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各總長亦大多自該委員會幹部內選出之。惟中央執行委員會與政府究屬二物，且有上下級之分，政府則其下級機關也。政府處理一般之行政，發布政令，訓令，規則，並因謀施政之迅速正確，雖得爲必要之處置，然其政令及決議之事項，須卽時報告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如認定政府之制令，決議，爲不當時，得隨時取消之，或中止其實施，均無不可也。至國政上關係重大者，政府有豫將制令決議提出於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其審查承認之義務。政府對於蘇維埃大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負完全責任。各部總長，對於執行委員會及政府，負完全責任。是可知蘇維埃會議與中央執行委員會實爲國家最高機關，執行立法，行政，而政府不過爲次席機關，處理一般行政事務耳。且此政府，於國法上地位甚低，并不置大總統以爲首領，他之立憲共和國中從無此例也。司法制度，關聯於立法，行政，而更不可不說明者，卽俄之司法制度是也。革命伊始，事尙迅速，故設有革命法院，人民法院，二種。前者專審理關於社會革命之政治

犯罪，尤以反革命的犯罪爲主，後者則審理民刑各事件，皆一審制度，頗取擅斷主義，殆亦鑒於當時情勢不得已而出此耳。今則內亂鎮定，秩序恢復，仍歸於複審制度。

其在地方，則有人民裁判所，與縣裁判所。在中央，則有最高裁判所，使總轄管理國內之一切裁判所。人民裁判所中，有僅以常置之人民裁判官一人而組織之者，又有於常置人民裁判官一人外，復置陪審官二人而組織之者，然皆爲對於縣裁判所之下級裁判所也。人民裁判官，由縣裁判所，或司法總長之提議，於縣執行委員會選任之。縣裁判官，由縣執行委員會之選舉，經司法總長之承認後，委以裁判權，其任期爲一年。最高裁判官，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幹部之承認，由司法總長任命之。於人民裁判所外，有軍事裁判所，以處理關於軍隊及要塞之裁判事務。有軍事輸送裁判所，以處理關於妨害威嚇輸送等重罪。又關於勞動法之犯罪，則由人民裁判所每年開特別裁判四次處理之。關於土地紛爭之事件，則於農業委員會處理之。關於國家機關財產權之爭議，則由勞動國防會議、縣經濟評議員會及地方仲裁委員會等處理之。更據去年十二月第一次全俄聯邦會議之議決，因尊重聯

邦領土內革命的法制，並防止各共和國之反革命的行為，特設最高法院，附屬於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俾行使聯邦之最高司法監督權。

統觀以上所述，統治權中，立法、司法、行政，三者，殆隸屬於同一之機關。若衡以立憲政體所謂三權獨立，或分立之精神，實鑿柄而不相入。蓋蘇維埃政治不啻一種專制政體，此則不可不注意者也。

俄羅斯共和國國家統治之機關，既如上述，以外之共和國，若烏庫拉、白俄、及高加索等，其國家機關（蘇維埃大會議及執行委員會）之形式，大體上亦皆無甚出入，故從畧焉。

地方機關

何謂地方蘇維埃機關，即於各縣、郡、區、村，均有蘇維埃會議，及執行委員會。

縣蘇維埃會議 此會議，以市蘇維埃、市鎮（住民二千以上之市街地）蘇維埃、市內工場蘇維埃、及郡蘇維埃之代表者，總數二百名以下組織之，每年例會一次。至臨時蘇維埃會議，或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幹部之提議，或依據縣執行委員會之規則，或

於該縣內郡市執行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請求時，均得召集之。

縣執行委員會，以縣蘇維埃會議選出之二十五名以下之委員組織之，（候補委員之數爲全委員數三分之一）任期一年。

郡蘇維埃會議 此會議以在郡內各蘇維埃代表組織之，每年例會一次，由執行委員會召集之；每住民二千人之村，由村蘇維埃選出代表者一名，至町、村、公有之工場及在町、村內之工場及製造所，每二百人得選出一人，但總數限於三百名以下。

郡執行委員會，以由郡蘇維埃會議選出十一名以下之委員（候補五名）組織之，任期一年。

區蘇維埃會議 此會議以由區內各蘇維埃之役員選出之代表組織之，每役員十人，得選出一人，每年例會一次，由執行委員會召集之，臨時會議，或依郡執行委員會之決定，或由住民三分之一以上之地方蘇維埃請求時，均得召集之。

區執行委員會，以由區蘇維埃會議選出之委員三名組織之，但因區內之事務，有時得特增加爲四名。

村蘇維埃會議 此會議以依郡執行委員會規則，每住民二百人，選出代表者一人組織之，但總數限於二十五名以下，每月開會二次以上。

村執行委員會，以凡有住民一萬人以上之村，由蘇維埃選出委員二名組織之，但一萬人以下之村，即不特設委員，以蘇維埃代表者，同時為執行機關。

地方機關之權限 以上所列舉之各蘇維埃會議，於其所管之區域內有最高權力，其閉會中，則以執行委員會代之。此等地方蘇維埃會議，及執行委員會，應各服從其各上級蘇維埃之指揮命令，且受其監督。此等地方蘇維埃所掌管之事務，大略為左之事項。

- 一、實施高級蘇維埃機關之各項規定。
- 二、謀各該地方文化及經濟之發達。
- 三、處理純粹之地方問題。
- 四、統一各該地方蘇維埃之行政。

三 政黨與政府

三 政黨與政府

三頭六臂之共產黨 前述國家統治機關時，已說明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二者，而此人民委員會，即政府也。此政府非若他立憲國之最高行政機關，俄之最高機關爲中央執行委員會，若政府乃爲其下之次席機關耳。然此特就正面解釋憲法上之規定言也，若從國權運用上實際而論，則不問政府與中央執行委員會，及蘇維埃大會議，此三者，實同心而異體，進一步言，此統治國家之三機關，悉爲一共產黨所操縱。故自其形式觀之，則爲政府，爲中央執行委員會，爲蘇維埃大會議，然自其實質觀之，則皆共產黨也。夫以中央執行委員會，與蘇維埃會議，爲國家最高機關，而以政府置於其下者，一則爲尊重由人民（勞動者，農民，兵士）代表所組織之機關，再則爲蘇維埃政府出於迎合農、兵、勞、三方好感之策略耳。又共產黨不自現於表面，乃以政府立於表面，而自身則隱於裏面操線索者，其用心亦復相同。又舍從來政府及國務大臣之名稱，而特命名曰人民委員會，及人民委員者，其理由亦有二：一則因其權限，異於從來之政府大臣，再則因深惡從前政府大臣之橫暴無道，蹂躪人權之歷史，故特避諱耳，此亦迎合人民心理之一種手段也。

握實權之人物 今就此等統治機關及政黨與人民之實際關係言之據余在莫斯科直接聞諸政府當局者所說現在俄羅斯共和國之總長及同等官員如左：

國務會議 議長

聯邦會議 名譽議長

勞動及國防會議 議長

列寧病中代理 中央

執行委員會 幹部

聯邦會議 議長 全俄

中央執行委員會 議長

最高經濟會議 議長

警 務 總 長

內 務 總 長

交 通 總 長

外國貿易總長

郵電總長

列寧（原名為烏利亞諾夫） 俄人

加眉納夫（原名為老宰富愛特） 猶太人

加利寧 俄人

撲古泰諾夫 俄人

戴耳巾斯克 (Dajinsky) 波蘭人

庫拉辛 俄人

撲獨奧斯克 波蘭人

三 政黨與政府

新俄羅斯 政治

外交總長 齊趣林 俄人

司法總長 苦拉斯克 不明

勞農監督 久羅拍 不明

民族事務總長 士他林(原名爲鳩角宜以里) 俄人

教育總長 路拿雀斯克 猶太人

革命軍務會議總長 托絡斯克 (Trotsky) 猶太人

陸海軍總長

糧食總長 勃留哈諾夫 俄人

保健總長 稅瑪休殼 烏庫拉人

農務總長 耶殼拜殼 烏庫拉人

社會總長 維諾苦樂夫 俄人

財政總長 蘇庫里尼苦夫 俄人

勞動總長 休姆特 不明

國立銀行總裁 顯伊弄 德國人 不明

顯伊弄 猶太人

鐵中之錚錚者。若問任命此等總長，且握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中樞，操全俄統治權而行使之人物爲誰乎？曰：列寧，托絡斯克，加利林，戴耳巾斯克，士他林，布哈林（Bukharin），鳩諾威愛夫（Ginoviev），加眉納夫等人是也。

列寧人皆知爲赤俄蘇維埃政治之柱石也，然爲俄國最高權力之聯邦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議長，則屬加利寧其人。列寧居國務會議議長（即國務總理）地位，且爲聯邦會議名譽議長也。加利寧原爲一勞動者（木器師）現竟爲俄國最重要之人物，然其聲望與技術，究不如列寧遠甚云。

托絡斯克爲赤軍統帥，夙著盛名。彼曾以未受軍事教育爲憾，遂入陸軍大學，以優等成績畢業。戴耳巾斯克爲高等警察首領，負盛名，原來維持蘇維埃政府，全恃赤軍與高等警察之力，故彼得與托絡斯克並稱，雖現在已廢高等警察，改爲警保部，然警察政治（偵探政治）依然續行，彼除任此總長外，更兼任內務交通兩總長之職。布哈林以過激派中之過激派見重，常指摘列寧之立法及施政方針，不與社會共產主義綱領相一貫，且動流於妥協的軟弱，而反對之。鳩諾威愛夫亦爲共產黨中一方

之重鎮，現在一手引受彼得得古拉特而統治之。加眉納夫現因列寧有病，爲其代理。

士他林久爲民族事務總長，而當國內各民族統一調和之任。要之，以上諸人，皆爲今之全俄蘇維埃共和國聯邦最高幹部，出則將，入則相，或以舌，或以劍，宣傳革命，煽動民衆，對於全俄國民，操生殺予奪之人物也。而此最高幹部及各總長又全爲共產黨之領袖，故欲知蘇維埃政府之事情，不可不知共產黨也。曩於長春會議，今又躬來日本之越飛氏，亦爲蘇維埃政府之重要人物，然前不具舉焉。

猶太人之俄國 茲可注意者，卽所謂蘇維埃政府，爲猶太人之政府，支配俄羅斯者，猶太人也。此雖爲反過激派及其他之宣傳，然亦非全無所見。如前所述，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幹部，及國務總長之內，有多數之猶太人，且甚有力，此爲不可掩之事實也。然此直謂俄國爲猶太人之天下，則屬謬見。緣建設蘇維埃政府之共產黨，卽所謂第三國際，Internationale 兩者異名同體，皆以建設國際的共產主義新社會爲宗旨。故對於住居俄國之各民族，皆平等待遇。苟贊同社會共產主義，則不問其國籍之如何，悉抱一視同仁之概。故雖以政府幹部，爲國際的而開放之，亦所不

願，此事於俄羅斯憲法中亦揭載之；如憲法第二十條規定，「因期萬國勞動者之團結，對於住居俄國內之外國人勞動者，及農民，均賦以與俄人同等之政權，在地方蘇維埃不須何等手續，得與彼等以俄國公民權。」又第二十二條規定，「俄羅斯共和國，不問人種民族之如何，悉按平等賦與各種權利，彼差別的待遇，爲違反共和國之根本法規」云。現導余入俄之外交次長（俄國亞細亞方面主任）加拉汗氏，即亞爾米尼亞人。其他波蘭人、德意志人，服務政府內部者，不乏其人。故以蘇維埃政府有多數之猶太人，且有力者，遂遽斷爲猶太人之俄國，或視爲猶太人的世界革命陰謀之一端，未免不當。此說然乎否乎，且觀今後時勢之推移可耳。

共產黨之天下，蘇維埃政治之最高機關，及政府中樞，自不待言，凡要路大官，悉屬共產黨員，絕不容他之黨派參入，此非共產黨之專制政治而何？從實際上言，俄國內，殆無他之政黨存在。俄國全體，有全立於共產黨狀態下之觀。固然，現在俄國內雖非無他之黨派，其中亦非無反對蘇維埃政治，而思有以顛覆之者，然蘇維埃政府，僅認自己之共產黨爲政黨，絕不公認他之政黨。是以他之政黨，縱有抱各異

之主張，特受蘇維埃政府之壓迫，弗獲公示其主義綱領，更弗獲爲一政黨員資格，探何種公的行動，舍守沉默外，無他道也。故謂今日之俄國，爲共產黨之天下，此就形容其實情觀之，亦決非不當。

黨派之起伏，俄國政黨，如喀萊司克氏所領袖之社會革命黨，係對於革命運動之最有力者。餘若國民自由黨、無政府黨、帝政黨、各黨之中，均不乏知名人物，然大多謹守緘默，傍觀共產黨之所爲，待時勢之推移而已。甚至不堪其壓迫，避難於國外者，亦有之。又同爲社會黨，因主義稍差，與共產黨（卽多數黨）分離之少數黨，今亦於國內失其勢力。更同爲共產黨，如考龍泰一派，對於列寧所率之一派，常表示反對意見，一時頗有勢力，然今亦不振。彼考龍泰（婦人）現甘爲駐在諾威之俄國公使館一參事官，而退守焉。他若托絡斯克，亦有對於列寧表示抗爭之時。布哈林亦時責列寧之優柔而咆哮者矣。然此不過爲黨內之一波一瀾耳，若從大局觀之，則共產黨之天下，仍爲不可爭之事實也。

黨員之節制 握有偉大勢力之共產黨，其黨員實數，現約五六十萬人。據彼共產

黨領袖言，共產黨黨員曾逾百萬人以上。嗣漸淘汰其不良分子，現所存者，悉爲健全分子，持身嚴正，自奉儉樸，頗抱爲社會主義而殉一身之徹底的覺悟。蘇維埃政府禁酒、禁娼、禁賭，對於共產黨員犯此禁者，特別從重處斷，即不外爲此精神之流露也。以視彼政黨員率先爲惡事之國家，則不可同日而語矣。因而多年盡忠社會共產主義其功勞顯著者，受一般黨員尊敬，重視於黨內。彼共產黨領袖，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政府方面發揮勢力者，如列寧、托絡斯克等諸人，均曾爲社會革命運動或被繫獄或遭遣配，或自亡命國外，於流浪漂泊中，備嘗艱苦之人物也。此等有功勞之元勳，悉爲共產黨之領袖，或出蘇維埃會議而執牛耳，或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爲最高幹部，或入政府爲總理，及其他各總長。其總攬統治權，變理國家大政者，雖形式上爲國家統治之機關，而實質上則爲共產黨之領袖也。共產黨之主義方針，直爲政府之主義方針，共產黨之決議，直爲政府之施政。人有以此共產黨之元勳，於裏面操縱全國之政治，比喻於日本元老者，真依稀彷彿，而其情狀亦非不相通也。共產黨之苦心，今日之俄國，全爲共產黨之天下。然共產黨員，不過五六十萬人，

較之一億數千萬之俄國全人口，其數甚少。而大部分之俄人，全與黨派無關，即所謂「拜斯帕爾齊努義」（即無所屬）是也。但蘇維埃政府於憲法第三條明定，褫奪其違反社會革命而行動之個人及團體之權利，以強制全俄國民遵奉社會主義。又對於反社會主義及反蘇維埃政府之言論，則以嚴罰遏抑。如蘇維埃政府以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之法律，命中央及地方蘇維埃，封閉反革命的機關報紙，逮捕其發行人，並解散其陰圖反蘇維埃政治之團體焉。蘇維埃政府既以法令強要人民奉行社會主義，更爲厲行起見，用軍隊警察多方監視，臨之以威。或評俄國現狀爲少數黨統馭多數黨，此評語雖不甚確當，其爲諷言五十萬共產黨統馭一億數千萬人民之景狀，則頗有趣味。

威壓與懷柔 以少數黨支配多數黨，事非易易，故蘇維埃政府殫精竭慮，慘淡苦心者，即如何能得國民大多數之好感，以防止其反抗之一事也。抑共產黨所以得天下者，即著眼於此，先收攬造成國民大部分之農民及勞動者之人心，引爲自黨羽翼。例如與赤軍結合，收武力於掌中，進而與勞農握手，樹立蘇維埃政治，蘇維埃政府

之常珍重勞農兵三者務不害其感情，觀其憲法，亦可瞭然。該憲法第一條規定，『俄羅斯爲勞動者、農民、兵士之代表者，所組織之蘇維埃共和國。』其第七條及第十條中，更反覆闡明此旨。彼新經濟政策之實施，純因懼農民之反抗，而所以謀緩和。政府之不能貫徹其主義綱領，而漸帶資本主義色彩者，蓋亦恐招勞農之反感耳。職業合作社之組織，蘇維埃政府設職業合作社制度，爲統馭此等勞農之一手段。凡從事同一職業者，均使設立之。故村、區、郡、縣、市、各地，無不有職業合作社，更於中央設有中央合作社，使統馭之，蓋從職業系統，而使團成一體者也。此職業合作社之團結，非常鞏固，各合作社之決議，隨卽移交於中央合作社，經其裁決，而後遍行於全國。故現在此合作社在俄國非常有勢，卽推諸將來，亦有日增月盛之傾向。惟是內部皆有共產黨員之參入，以精密之注意，監視合作社員之行動，并洞察其意向，講求適當之對策。且以時操縱之，以爲擴張自黨羽翼之用。舉例以明之，如當選舉合作社幹部，或蘇維埃會議代表之際，此共產黨員，於職業合作社內，暗中活動，運用種種之宣傳與策略，務使選出自黨黨員，有時且用威嚇手段是也。

背後之實力。蘇維埃政府對於民心之歸嚮，不憚苦心求之者，實爲少數黨駕馭多數黨之故，已如前所述矣。然現在支持蘇維埃政府之主力，并非此等策畧，亦非其主義政見，乃爲背後之實力，即赤軍與警察是也。共產黨於最後之際，恆利用軍警之手，故能萬事如意，高下在心。此背地之赤軍，約有百萬人，與高等警察，共爲維持蘇維埃政府所不可缺之物。故政府對之給養待遇，非常留心。同時共產黨因欲與之鞏固結束，亦常使黨員入軍隊及警察裏面，探察內情。

以上所說，固不免於冗贅。要之，現在之俄國，一共產黨之天下也。共產黨以引農民、赤軍、及勞動者，爲羽翼而成功。是故共產黨欲維持蘇維埃之政治，一方有迎合農民、勞動者、及兵士、好感之必要。他方爲抑制反抗起見，又必須藉用軍隊警察之威力。此過去現在皆然，即揆諸將來，亦殆無不然。

四 內治外交

內治者奮鬥之歷史耳。俄國政治組織狀態，已如前所述，茲就其政務實況略言之，即內治、外交、與教育、宗教及軍事等。一般所謂內治者，直自革命時代（即共產黨

實施強行國際的社會共產主義綱領時代)以至建設時代(即從去春施行新經濟政策以後之時代)之今日關於蘇維埃政府之維持與夫經濟政策之改廢之惡戰苦鬥歷史耳。蘇維埃政府內情與夫維持之策略已在前項詳言，至經濟政策之改廢則讓諸次章。今請就俄國之外交一述其經過及現狀。

外交之出發點 樹立蘇維埃政府之共產黨即為第三國際。世界平和彼等所素深望也，惟彼等所抱之理想在實現與彼同一主義之國際的一大社會。至與資本主義國家握手通商則為彼等主義上所不願。然按之俄國現情已不能固守此等主義理想。蓋革命時代一方反革命的禍亂接踵而起，蘇維埃政府傾全力以謀鎮定，猶恐不及，何能兼顧外交。他方又受列強宣告國交斷絕，遭經濟的封鎖，勢不得不謀國民經濟於自給自足中保獨立之狀態，然結果非常悲慘。况多年戰亂罷敝之影響，農業及一般產業異常不振，生產品漸漸激減，不惟食糧一事，即一般日用品亦驟告不足，於是國內人心動搖，經濟上之危險一變而為政治上危險，蘇維埃政府崩壞之兆已莫可掩。幸而此際反革命的爭亂暫時得以收拾，政局克保小康。蘇

維埃政府遂一方實施新經濟政策，迎合人心，一方與列強修好，開通商貿易之途，藉以圖物資之供給，策國內產業之復興。由此觀之，俄國對於列強締結通商條約而入國際經濟界舞台者，純爲出於本國政治上（對內政策）及經濟上之迫切要求也。吾故曰俄國現在實情已不能固持其主義理想。而俄羅斯之外，交亦即從此處而出發。

日諾瓦及海牙會議 因大戰爭而歐洲經濟果遭根本上之破壞，故爲總結全勢，協商重建歐洲經濟界起見，遂於昨年四月，有日諾瓦（Göteborg）國際會議之開，俄國亦派代表參加之。然交涉終未妥協，隨又改換空氣，更易場所。於同年六月，按前目的再開國際會議於海牙（Hague），結果又不成功。在此兩會議中，列強對於俄國提案，頗簡單明瞭，即俄國若欲與列強恢復平和關係，加入國際經濟界時，須承認戰前外債之支付，與外國人所有財產之返還也。斯時蘇維埃政府代表，對於所謂帝政時代之國債，爲資本主義之俄皇之債務，而非現政府之債務，及一種忘却國家爲法人，與夫矚視國際信義之諸口實，已不固執。故謂大戰前之國債，彼等姑且承認，

惟革命戰爭中，列國妄干內政，封鎖俄國之結果，致俄國所蒙之損失，則須請列國賠償，換言之，即以俄國負債與列強賠款兩抵是也。若夫他項負債之償還，因有調查俄國果有支付能力與否之必要，暫請延期。此外因欲恢復戰爭，及列國干涉，所破壞之俄國經濟，更請列國與俄以必要之信用。對此提議，列國自無承認之理，列國就干涉及封鎖結果所生之損害，均不賠償，仍就原案請俄國承認，並謂如俄國承認此案，則列國對於俄之國民經濟恢復，不吝與以援助。然俄國代表聲明彼之提案，一步不能再讓，最後并就外國人所有財產之返還，亦拒絕之。因此兩次會議，均歸破裂。

夜市行商之講價 原來外交如講價然，在國際會議之中，各門智謀，互相揣度，卽如此兩會議，俄國對於列強交涉，全如夜市行商，較量價值之狀況，時而和顏悅色，時而互詆無誠，其實買者，國內事情已窮迫萬分，垂涎久矣，卻因代價過高，故拂袖而去耳。國債之廢棄 就國債之廢棄，俄國憲法第三條宣言如下：『廢棄皇帝地主及有產階級的政府所借之國債，卽所以對於列國之銀行及財力上加第一之打擊，故政府

非至「反抗資本主義之勞動者」國際的運動成功時，則不舍此方針。」又以一九一八年之法律規定（一）從來政府所約束之國債除特別除外者外，其餘全部以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爲限，悉廢棄之，且此十二月之利券，亦作爲無效；（二）政府對於各種債務之保證，亦悉行廢棄；（三）對於外債，無何等除外，全部廢棄；（四）但短期債券及國庫債券，則保留其效力，雖不別付利息，然得與紙幣同樣通用。照此法律，對於外國債務，實已全部廢棄。夫苟欲結國際關係，斷不能隨自國之便，制定法律對抗外國，此理甚明，故俄國代表對於舊時外債之承認，亦不持異議，唯以延期及相抵作對案而已。蓋俄國所以欲與列強結國際關係，原爲恢復整理自國之經濟財政起見，今承認舊時外債，而付其本利，是又導財政狀態於危境也，俄國當局，所慮卽在此。外國人之財產返還，對於沒收外人財產之返還問題，其處境亦與前同，彼不問內外國人，悉沒收其所有私財產之蘇維埃政府，因最近新經濟政策之施行，亦於某種程度，至承認個人之財產權矣。然按法律規定，舊財產之所有者，不得請求已依革命法所沒收財產之返還，又於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以前，已歸社會共有之財

產亦均不得請求返還也。此對於外國人極不利益之規定，余意蘇維埃政府未必定欲以此適用於外國人，惟悉返還外人舊有之財產，不獨對於已沒收，已處分者生賠償義務，并不能於此外設定新權利，且受償還之舊財產所有者，亦未必再來俄國經營事業，寧將權利以高價出售於市場耳。果爾，則因救國民經濟而加入國際關係者，反又導國民經濟於危險之途，在俄國當局，能勿顧念及此耶？

俄國政府之氣餒，海牙會議決裂後，據蘇維埃政府當局者言，『吾輩於此會議已爲最後限度之讓步。曩者，吾人苦於列國封鎖，至不得已與埃斯脫尼亞、波蘭、結最大讓步之條約，今日時代已異，再不能如日諾瓦會議之讓步矣。吾輩外交係實質主義，至形式如何，不問也。大凡通商修好，須以雙方利益均等爲前提，而迄今對吾國之提案，皆爲一方獨占，壟斷經濟上之利益者，故吾人不得不斷然拒絕之。矧吾蘇維埃政府基礎已固，由海牙會議以來，更難動搖，國民經濟之狀態，亦大恢復，更何所求於資本主義之國家乎？』最後嗤笑列強曰，『資本主義之和平，亦危矣哉！彼國際間，國家主義之互鬥，已不可掩。各國反資本主義之氣勢，亦有蒸蒸日上之

觀。然則其和平決不能久也。明矣。加之今日歐洲列國，不使俄國參加，則任何經濟上問題亦不能解決。又如國際債務問題，若除去俄國，更無何等銷除之道。此均最顯著之事實，故不久歐洲列強，必為各自之利益，要求俄國經濟之恢復。是不僅為贊同俄國社會共產主義之勞動者之意見，必成為西歐各國一般之輿論，到此時期，即各國卑辭來求吾俄締結條約之時期也。惟目下各國，雖事實上承認我國，然法律上尙拒而不認，因之我國勢不得不暫立於困難地位」云。

孤立之悲哀。以上俄政府議論，固為宣傳而發，無有從正面批評之必要。但蘇維埃政府無論若何窮迫，而締約之際，必須立於對等地位，不甘受弱小及戰敗國之待遇，故片面條約，決不應承之意思，於此亦可窺見。惟從他方觀之，彼等大言炎炎之裏面，實感有國際的孤立之痛苦。如前所言，俄國產業之不振，與經濟之逼迫，已早由經濟問題，而入政治問題。換言之，即蘇維埃政府之死活問題也。因此，一面圖經濟之恢復，一面又收攬人心，維持國內之秩序，均不得不求列強物質之援助，自屬實情。昔英國民對為拿破崙之大陸封鎖政策，固嘗以「華美的孤立」自豪，然今

之俄國究不可同日語也。彼共產黨領袖羅狄克所著外交之將來一書，內中有云：『若俄國於日諾瓦會議，承認舊國債，允爲支付，俾列國承認蘇維埃政府，果如此策戰，則俄國與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通商條約，自可平順締結』云，殊覺言外有味。

拉巴魯條約 與俄國通好最早者，德國也。大戰中一九一八年三月，兩國已於伯里詩突利禿威斯克 (Brest Litovsk) 地方，締結講和條約。嗣於去年四月，復調印拉巴魯 (Rapallo) 條約，德國承認蘇維埃政府，雙方全立於平等地位，結政治上經濟上友好關係。蘇維埃政府與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立於對等地位所結之條約，當以此次爲嚆矢，其喜亦何待言。

其他條約 海牙會議 決裂後，俄國隨與捷克、斯拉夫 (Czechoslovakia) 及瑞典、挪威，締結預備條約。現捷克及瑞典兩國，尙未經國會承認。原來此等諸國與俄羅斯間，雖承認經濟的關係之復活，然因外部有牽制，內部亦唱反對，至今尙未見諸實施。又俄國與意大利，亦將締結假條約，因海牙會議 決裂，亦未見厲行。但兩國使者，往來頻繁。現意大利代表，尙在莫斯科。

大連、長春會議。此日俄會議，不幸兩次均未成功。至其願末，想國人尙能記憶，故不復深贅。惟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彼出席於第十次蘇維埃大會，議代總理大臣列寧而爲外交報告之加眉納夫氏言論，今願介紹於讀者，彼云『吾人所惡之戰爭，業已終了，今已獲觀和平。究竟齎此和平者，不在鄧尼堅（Denikin）之失敗，與鄔寧遮婁（Wrangel）之放逐，而在日本從西伯利亞之撤兵也。因此，吾國內不再見有干涉內政外國之兵，故克臻真正和平』云。又余滯留莫斯科時，有某共產黨員來曰：『俄國革命之成功，不得不感謝日本。何以言之，蓋革命氣勢之激昂，實在日俄戰爭期內，俄皇政府，因防遏內亂，不能多送軍隊於極東，結果遂歸敗頽，帝政基礎，亦呈動搖。詎意於瘡痍未復之中，又逢歐洲大戰，革命潮湧，帝政遂傾。是日俄爲促進俄國帝政早日崩壞之恩人也』云。余對此說，無表示意見之自由，惟告以俄國國民與日本人民本無恩怨。日俄兩國，迄今以干戈相見者，僅有兩次。其一，爲對於俄國之帝國主義，而保我國之存立。其二，即援助捷克而保接壤地之安寧。蓋日本國民，對俄羅斯國民，向不抱何等恩讎之念云。

羅薩奴會議 現蘇維埃政府對此會議最爲熱心。當余在莫斯科，滿擬一會外交總長齊趣林氏，却值彼親赴羅薩奴（Lansanne）會議，故未得晤。先是土耳其以殘敗之師，大破傾向英國之希臘軍，此蘇維埃政府所深喜，故常援土耳其，對抗英之近東政策。近羅薩奴會議交涉案中，與俄國有至大之影響者，爲認戰艦有通過海峽之自由與否一問題也。俄國雖承認商船之通過，然軍艦之通過，則絕對否認。蓋軍艦能自由通過海峽，則英國可直控黑海，以支配近東南俄，此爲對於黑海沿岸有千餘里領土之俄羅斯，加大威脅，故強硬反對之。究竟羅薩奴會議結果如何，本難推斷。然莫斯科蘇維埃政府中一人，曾放言羅薩奴會議，恐一事莫決，即歸中止云云。

與美國關係 美國因欲知俄國現狀，以派遣視察委員之希望，通知蘇維埃政府。此蓋欲視察俄羅斯新政治組織，及市場之狀況，觀取真相，爲他日準備地步也。亦可知目下美俄兩國間，尙未成立何種關係，故特聲明爲視察委員之派遣耳。蘇維埃政府對此聲請，爲兩國互派委員之回答。然美國方面，今猶未見諸實行，或者因

不喜俄委員赴美，亦未可知，余雖非特就日俄會議之重開，及修好條約之締結，而發此議論。但爲不誤解俄國之真相起見，認爲宜於國際關係成立前，派本國委員前往考察。若美國者，真不失爲機宜之處置矣。前記羅狄克著書中，論極東日美兩國勢力消長後，謂蘇維埃政府之確立，能使俄國對於極東日美之競爭，獲得下最後的斷案之地位云。此不過一隅之見，聊供參考。

祕密外交之廢止 齊趣林、庫拉辛、越飛等俄國代表諸人，每逢國際會議，必高唱祕密外交之廢止。此事於憲法中亦規定之。如俄憲法第四條曰：『欲人民脫離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虎口，須廢止祕密外交，遵民族自決主義，以革命之手段，達到無併吞、無賠償之民主和平。』俄國代表與他國開始交涉時，必主張交涉之公開，巧向對手國國民方面宣傳，使表同情於己，由是而可得有利之協約。爰將以前用此方法所締結之重要條約，列記於左，以資閱者參考焉：

對手國名

條約名

締結年月日

締結場所

德意志

暫定平和條約

一九二一年五月六日

柏林

拉巴魯條約
平和條約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拉巴魯
里角

暫定通商協約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日

莫斯科

平和條約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里角

善隣條約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休戰及和平預備條約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二日

耶斯屋迭薩

軍事及通商協約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批准交換

耶斯屋迭薩

芬蘭

平和條約

一九一八年三月

由里埃敷

埃斯脫尼亞

平和條約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

由里埃敷

比利時

內政不干涉及人民交換條約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哥奔澀額

英吉利

俘虜交換條約

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二日

哥奔澀額

意大利

通商協約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維也納

意大利

暫定平和協約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維也納

意大利

通商預備協約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里姆

土耳其

親善協約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卡爾斯

四 內治外交

五 軍事 教育 宗教

軍事

恐怖時代之再現。俄國今日猶未脫恐怖時代。蓋凡一國革命之後，新樹政府基礎，尙未鞏固。在此期內，政府因欲維持其政權，用武力及警察之力，斷行嚴厲方策者，歷史上亦不乏其例。學者讀法國革命史，類皆知彼共和黨首領馬拉、蕩篤、路卑斯皮奧等，爲保安委員，設革命裁判所，以一審制行殘酷刑之故事矣。俄當革命時代，亦重演此慘劇。今入建設時代，猶未脫此險期。雖去年爲赤軍之縮小，並廢高等警察之名，改稱警保部，然蘇維埃政府爲保持其政權計，今猶不得不倚賴此軍隊及警察之力。當余住莫斯科時，訪外交次長加拉汗氏於外交部時，見辦公室門外有荷槍兵士，嚴肅護衛，雖余行館，亦有武裝兵士，任衛門之職。以余觀之，此類武裝，一時尙不能廢。

赤軍之編制。俄羅斯共和國憲法第三條云，「爲保證勞動階級之全權，并排除利己的僱主，恢復政權之機會計，特加武裝於勞動者，以勞動者、農民，編成社會主義的

赤軍，命有產階級之武裝，完全解除。」又同憲法第十九條曰：「因欲完全擁護偉大勞農革命之勝利，故俄羅斯共和國以防護社會主義的祖國，認爲全國民之義務，特制定徵兵令，至於借武器擁護革命之名譽權利，僅限於勞動者，附與之，其不勞動者，課以他項軍務」云。由是編成赤軍，制定徵兵令，此赤軍爲精悍之托絡斯克所統率，受共產黨嚴格之訓練，故規律頗嚴肅。

階級之撤廢 蘇維埃政府於施政之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即廢止社會上政治上各階級，如貴族、士族、農、工、商等分別，與夫文官階級名稱等，均一律撤廢，以示平等。然軍隊間階級，則仍留之。此蓋爲維持其規律，不能與他種性質同視也。各階級既以廢止，平等精神亦極端厲行，不問何種勞動者，或農民，又不論何時何地，均得隨便求見總長各大官，以「德哇利希基」（朋輩之意）稱呼，爲自由之談話。雖在軍隊間，兵士與將官有上下級之分，然此僅於練兵場時，嚴格厲行。一旦練兵完了，則又平等交際，全無階級思想。

軍備之縮小 去年海牙會議討論軍備縮小時，標榜平和主義之蘇維埃政府代表，

則首先贊成之。歐洲列強協商一國軍隊，僅限於國防之用，至攻擊的兵備，須撤廢之。俄國代表對此原則，不僅欣然署名，彼外交總長齊趣林氏，更進一步，提議軍備縮小，須爲具體的協定。不幸爲列強所拒絕，此會議終了，俄國隨又會隣封諸國於莫斯科，就軍備縮小，開特別會議。此會議中，對於鄰邦互相縮小軍備，在道義上無復唱異議者。然入具體問題，協議各國兵額配置時，則又決裂。然俄國不問列強何如，率先厲行軍備之縮小，以示模範於歐洲列強，及諸鄰邦。殊不知其實際之動機，毋寧謂爲在本國財政之節減也。俄國軍隊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計算共有五百三十萬人。翌年合赤軍海軍銳減至百五十九萬五千人。其中再除去非戰鬥員，而爲真正赤軍者，計步兵九十五師團，騎兵四十九旅團，共爲百三十七萬人，此常備兵也。蘇維埃政府，因實行此常備兵額之縮小，從去年（一九二一年）陸續遣舊兵歸還，現在之軍隊，僅爲二十一歲至二十三歲，卽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一年間出生之兵士，約百萬人耳。就此軍備縮小，俄國當局者謂世界道德家盛唱軍備縮小，其果爲平利主義，抑爲軍國主義，雖不得知，然俄國因此已減少赤軍至百萬。若世

界和平真可得期，俄人雖撤廢全軍，亦樂爲之，但今日縮小之數，俄人已於信任世界道德家之程度，而實行矣。若此外再爲縮小，現在尙非其時，云云。

軍備縮小與軍備改良，軍備既經縮小，同時蘇維埃政府，遂銳意於軍備之改善，決定下列三方針，即（一）改良兵器，（二）編成航空隊，（三）養成軍官，是也。現在赤軍軍官，頗不整齊。以無教養之農民勞動者，居多數。按比例說明，彼軍官全體中百分之十二，爲舊帝政時代所餘存者。百分之二十二，爲戰爭時由曹長下士中拔擢者。其餘百分之六十六，全爲從工場及村落中，招募而來之農民勞動者。而此未受軍事教育之勞農軍官，乃爲赤軍之柱石，在革命戰爭中充指揮者之任，對於實戰，均有經驗，惜未知兵法耳。托絡斯克有鑒於此，曾先自進陸軍大學，并使此等勞農士官，入蘇維埃軍官學校，受軍事教育。今後努力改善，自當月異日新。而最近軍官中，百分之六十七，爲農民出身，百分之十二，爲工業勞動者出身，百分之十，爲共產黨員也。

民軍與屯田兵 除上記常備軍外，俄羅斯尙有「米利加」及「哥薩克」兵，「米利加」

爲民軍，「哥薩克」爲屯田兵也。按蘇維埃政府計畫，將此民軍施以軍事教育，以代赤軍。然鑒於內外情勢，有暫感赤軍存在之必要，故未至實行云。

宗教

政教分離 述俄國宗教之先，有不可不說明者，爲政教分離之根本問題。換言之，卽宗教由政治中分離，教育從宗教中分離，是也。原來俄國爲政教一致之國，以「屋梭特庫斯」(Orthodox 卽希臘教)教爲國教。皇帝爲政治上元首，同時又爲宗教上之領袖，故於各學校，除課一般教育之外，並授以屋梭特庫斯教教義。國民均須奉國教，故寺院勢力，非常之大。上而皇室，下至一般人民，均以之爲信仰目標，而崇拜之，以致彼妖僧羅司配丁(Raspoutine)有時出而揮無上之威力。自蘇維埃政府握政權後，遂斷行政教之分離。據俄羅斯共和國憲法第十三條規定，「爲保證勞動者良心事實上之自由，將教會與國家、學校與教會，使各分離，並將宗教的宣傳，或反宗教的宣傳之自由，付與全體人民」云。

裸體教會 一九一八年一月，以法律剝奪教會，殆若裸體，投諸路傍者。凡國民不

問何種宗教，均得自由信仰。又不問何種宗教，亦可全不信仰。彼從來公文書中，所有宗教籍貫之記載，與夫宗教上所賦與之特典、特權，今已全行廢棄。國家及地方團體所行宗教上之儀式，及誓言，不論何時、何處，均一概禁止之。各個人於不紊亂社會秩序範圍內，雖得自由行使宗教上儀式。然官憲爲防止危險故，尙保留執必要手段之權能。彼向之教會所掌婚姻出身之登錄，與其他關於人民身分上之事務者，今則悉收歸官憲之手矣。向之寺院及宗教的公會之各財產，今則悉沒收爲人民所有矣。祭神堂殿也，什器也，僅於官憲特許之下，宗教的公會得無償使用之。宗教的公會，及寺院，不問情形如何，無財產所有權，並不許受特典補助金，若有信徒強募金品，亦一概嚴禁。

民心徬徨 對於國民信仰方面之大改革，果發生如何結果耶，想亦深知革命前教會之偉大勢力者，所欲聞也。革命後二三年間，屋梭特庫斯教之寺院，尙望帝政復活，能恢復以前之特權，而多數之信徒，亦爲根深蒂固之信念所支配，其心決未忘往事。蘇維埃政府，從革命之始，固知此等寺院之勢力，爲不可侮。然爲革命戰爭及

政治改革所忙迫，容能轉換餘力於教育之普及，亦卒未能顧及宗教之革新。惟時勢推移，革命以來，將七載矣。現在寺院早悟帝政無復興之望。不但此也，赤軍兵士解甲歸田，國內大勢頗爲了解，因此地方農民宗教之熱度，亦大異於曩前。故寺院欲以舊時之方法，收攬現在之人心，事實上已屬不可能。惟在都市與田舍之間，現尙有不能一概論者。都市之民，洞察世界大勢，要求個人之自由，並理解宗教之爲物，決不作帝政夢想。反之，田舍之民，尙有固持舊信仰者，如去年救濟饑饉之際，政府將利用寺院寶物，而遭農民激烈之反抗，其明證也。

僧侶迎合。最近俄國發生兩趣事：其一，卽寺院知蘇維埃政府之不可動搖，乃自進而爲宗教改革之運動，拋棄帝政時代之景仰，除不反對勞動政府外，且更主張教育以勞動者爲根據等事。此明爲窺政府之鼻息，而迎合其意旨也。

宗教征伐。其二，卽余在莫斯科時，（本年一月九日）所起之事也。據共產黨言，宗教在共產主義社會之下，爲無用之物，宜撲滅之云。因此，反宗教的運動，蜂擁而起。青年共產黨員，與學生等數萬人，會合於孤拉斯諾耶（Krasnaya）曠地，陳列耶穌、

謨罕默德、佛及其他現代宗教之偶像，爲埋葬舊思想、舊宗教之大演說。隨羣此偶像，巡迴市內，至莫斯科郊外，全付諸一炬。而蘇維埃政府，毫不干涉。當時余觀此情狀，曾抱有此反宗教運動，將蔓延全俄之感。

教育

義務教育之普及，關於教育，蘇維埃政府，非常注意。惟因目前財政困難，故不免呈衰頹之象。然按當局懷抱，確有待他日財政恢復，大事發皇之願。前記憲法第十三條規定，『學校從教會中分離，更以法律對於凡施以普通教育之學校，不問爲私立、公立，均禁授宗教上教理，但國民個人的授受，不在此限。』又憲法第十七條規定，『因謀勞動者事實上學習之便，共和國以施完全普通免費之教育於勞動者，及極窮農民，爲目的』云。蘇維埃政府，爲養成第二共產主義者計，一時增設學校甚多。就學兒童之衣食住，全由政府中支出，頗努力於教育之普及，與振興，不幸因財政竭蹶，現陷於可憐地位。

空前之盛況，據中央統計局統計報告，前年（一九二一年）初等小學校數，爲八萬

二千三百九十七所，就學兒童數六百八十六萬人。較諸一九一一年之六萬三千校，四百萬人，則校數實增百分之三十以上，就學兒童數增百分之七十以上。再觀往年增加率，由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一年之十七年間，每年平均有千六百校之增加。革命以後，每年平均有千九百十六校之增加。就學兒童，每年有二十八萬二千人之增加。此增加之速，實爲俄國未曾有之盛況。尤以八歲至十一歲兒童就學率，實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又女子就學數之驟增，亦爲以前所未有之盛況也。如此盛況，一則因中央政府熱心謀教育之普及，再則因鄉民爲此政策所激勵，奮然而起之故。

凋落之狀況，維持此等發達之教育，全爲中央財源是賴，惟是國庫窮迫，頗難如量應付。故經費支出，屢感不敷。迨去年，新經濟政策之實施，彼教育部之預算，因國家不堪負擔，大事削減。此非不知國民教育之低下，蓋欲將中央負擔，轉加之於地方也。當時教育部淘汰教員之數，達九萬餘人。同時召集監督，并指揮地方教育之各縣支部，協議初等學校，及預備學校之維持費，應由地方負擔。然地方財源，亦

枯竭萬狀，結局不外學校停頓而已。去年（一九二二年）四月，學校之數，銳減至六萬八千。就學兒童之數，減至五百三十萬。更至十月，校數減至五萬五千。就學兒童，減至四百七十五萬人。較之一九一一年，實無大差異。雖就學兒童，尙多七十五萬，然學校之數，反減少八千餘所。前述一九二一年之就學率，爲百分之七十五者，然至去年，則降爲百分之四十四矣。本年更減至三十八矣。昔時盛況，不留隻影，而今復歸於十四年前之舊態矣。高等教育之學校，亦閉歇至七十餘所，現所存者，僅九十一校，至足悲已。

黑暗之境。今爲供閱者參考起見，將歷年教育部預算額，對於總預算額之百分比，（中間直線，爲革命前後之分界，列舉之如左（表中「%」，卽百分比例也）。

一九二三年	六一%	一九一四年	六六%
一九一五年	六五%	一九一六年	七五%
一九一七年	五二%		

一九一八年	六三%	一九一九年	八〇%
一九二〇年	一〇四%	一九二二年	八〇%
一九三二年	四二%		

更就其用費觀之，在戰前一九一三年，國民教育支出金額，在中央政府，爲二億三千八百萬盧布，在地方爲七千六百萬盧布，合計爲三億一千四百萬盧布。然現在總計，僅有三千六百萬盧布，不過當一九一三年，十分之一耳。以如此少量之經費，斷不能維持國民教育於完全，此最明白事實也。故去年底，第十次蘇維埃大會議席上，教育總長路拿雀斯克聲言曰：「關於教育事業之精神方面，一般尙認爲有好成績，然學校之物質方面，則缺憾處甚多，以如此之少數經費，斷難言學校之當與不當，與教員之良與不良也。曩時外國教育家，所稱贊之我國教育事業，今則全入暗黑之境云。」言極沉痛。

教育方針 上所謂初等學校，(即小學校中學校)今全改稱爲勞動學校。在昔帝政時代，教育分爲政府、教會、地方自治團體、及個人經營之四種。政府除經營普通

教育與大學教育之外，更掌專門教育及軍人教育。今蘇維埃政府以教育事業全部爲國家官營，不許個人經營。僅有美術學校、簿記速記等學校，關於特殊技能者，於政府監督之下，許個人經營之而已。當初蘇維埃政府分教育爲三大部分：即（一）普通教育部門，管理類於中小學校之勞動學校、職業學校、預備學校、教員養成所；（二）科學教育部門，掌管各種科學協會、高等專門學校及圖書館等；（三）第三部，管理美術、工藝、音樂、戲劇、電影等。厥後第二部之成人教育，移歸獨立組織之政治教育院，專養成國民之共產思想，鼓吹共產主義的國家精神。而教育部主管之教育事業，則爲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及關於工藝、技術等之教育也。就中普通教育，卽統一勞動學校，將帝政時代所組織之形體、極端變更之，以四民平等爲基礎。對於一切階級之兒童，以自由平等施行一般教育爲目的。其教育之方針，着眼於養成實際蘇維埃俄國所需要之國民，卽能從事於國家生產事業之國民者是，此則其特色也。故分爲兩級，其第一級（八歲至十二歲）在使其將來能自立爲目的，故令學習能獨立而爲之手工製造。其第二級，則更進一步，授以產業上必需之學理，並使

就工場製造所、實地演習、俾能實際應用。最近復低減第二級生徒入學年齡、使直接從事各工場之勞動。是亦因工業界熟練勞動者之缺乏、藉此以補充之耳。因此社會主義國家、遂生出一矛盾現象、即禁止十四歲以下幼年者、爲工場勞動之勞動法、今全等諸空文。

職業教育 次爲蘇維埃政府之特色者、即職業教育是也。今就藝徒學校、與勞動者之職業教育、三者而言。藝徒學校、現在全國有五百所、收容生徒約三四千萬人。此等生徒、半屬工場製造所之青年勞動者。蘇維埃政府、以此等之學校、爲養成他日實現馬克斯主義、第二共產黨員之淵泉。且爲今後勞動學校之模範、故極力維持其發展。刻因預算上關係、有移歸最高經濟會議所管之議云。次就勞動職業教育言、此乃蘇維埃政府、夙認爲必要而獎勵之事業。劃出工場或製造所之一部、作爲講堂、使技師教授之。頗能以短少時間、增高勞動者技藝智識、以收品格向上之效果。惟此等事業、亦隨國庫支出如何、而消長之。其初、有九百二十七場、就學勞動者、有五萬二千人之多。今則減爲二百四十六場、就學之數、亦減至一萬四

千人。蘇維埃政府欲挽回此頹運，一如國民教育然，求地方之援助，且求青年共產黨員起而援助。

要之，蘇維埃政府對於國民教育、職業教育，均力圖普及振興。惟現在心有餘而力不足耳。此後國庫苟稍有餘裕，吾知其第一著手者，必爲此方面之事業。

經濟

一 經濟組織概論

於說明俄國農工商業及外國貿易之前，先就俄國國民經濟組織之根本問題，略下批評如左：

共產主義之實行，根據社會主義所行共產制度之綱領，究爲何物耶？淺見如余，雖不能道其詳。然按諸蘇維埃政府所實行者，在政治上，社會上，所謂階級之打破，在經濟上，所謂私有財產之廢止；換言之，即就經濟組織上，將從來之資本主義制度，從根本上破壞之，以一切之財產爲國有，絕對否認個人私有權，而創設一嶄新之制度是也。以孤注一擲之精神，實行馬克斯（Marx）經濟上理想主義，此世界識者所萬

目睽睽，注視其歸結者也。或評俄羅斯國民爲在試驗管中之國民。此語雖謔，要不得謂爲厚誣蘇維埃政治。

蘇維埃政府之成立，即將土地、森林、礦山、鐵道、工場、製造所等，全化爲國有，商業亦歸國家之獨占。其評容述於後幅，現唯就大綱言之。在農業方面，土地均爲國有，貸與農民，使耕作之。其收穫中除去農民生活所必需之分量外，所餘悉歸政府分配於一般國民。在工業方面，凡森林、鑛山、工場等，均爲國有，國家自經營之，以其生產物品分配於一般國民。因此對於勞動者，初不用勞銀制度，而採給與手票分配物品之制度。在商業方面，不問內地商業，與外國貿易，悉爲國之獨占，不許個人經營。總之一切生產手段，都入國家之手，自爲生產，將生產之物品，直接分配於國民，故別無市場及個人商業之必要。由是以觀，蘇維埃政府，不惟現在否認資本之私有，並對於將來因農工商業所發生之資本私有等，亦防止之。

最高經濟會議 此新制度，實爲共產黨所揭爲目標而實行者，亦即蘇維埃政府死活問題也。國民經濟生活，果能由此調劑整理，推行盡利與否，此時實難遽斷。今

蘇維埃政府特設此最高經濟會議，歸政府直轄，使整頓國民經濟及國家財政。此會議以議員十五人組織之，議長受總長以上之待遇，負極重大之任務。此外，非無農務部、外國貿易部、糧食部及財政部等，各機關，然關於工業及內地商業之國務，則全歸此會議直接管理。且其他各部所管事務，其有關於國民經濟全局之調劑，一切之法律案及施政方針，亦必經過此會議，然後交付政府。

新經濟政策之實施，最高經濟會議雖編成一般國家經濟之基本制度，與計畫，整理一切之生產與分配，並指揮監督各種產業，力圖國民經濟之調劑，然其結果，國民之實際生活未見順調，各種產業反見衰頹，生產物品反見減少，致國民日常生活之必需品亦告缺乏，因而人心動搖，國內秩序之維持亦不得不感困難，此實蘇維埃政府安危存亡之所繫也。及事勢日非，收拾愈難，不得已，蘇維埃政府於前年（一九二二年）七月以來，即採用新經濟政策。同年之末，以正式承認，要求於蘇維埃大會議。自去年一月此新經濟政策遂得合法施行，命其名曰「泥布」（N. E. P.）泥布者，蓋取 New Economic Policy 之頭字，N. E. P. 而讀者。蘇維埃政府各事尙

敏速，故冗長文字之名稱，悉以簡略呼之。例如呼中央執行委員會，爲 O. E. O. 呼社會革命黨，爲 B. P. P. 等是也。余在莫斯科時，屢聞「泥布曼」(Nepman) 之語，其意指暴發富人而言。蓋因新經濟政策實施，爲蘇維埃政府寵商而致富者，故特以此新名詞呼之。俄語「泥布」更附以英語「曼」(Man) 字，不外示新奇漂亮之意云爾。

資本主義之回轉 關於新經濟政策，以下諸項，當爲詳說，若概括言之，蓋不外爲資本國有制度之緩和，即關閉極端共產制度之城壁，而容許多少私有財產制度之參入者是也。請就農業言，對於農民之各自收穫，除徵收定率之單一現物稅外，其餘產物，悉任彼等之自由處分，即農民除自家生活必需糧食外，更得取剩餘財產而私有之是也。就工業言，雖重要者仍歸國有，國營，然小工場及小製造所，則貸與私人之企業家。對於勞動者報酬，亦已廢止現物制度，及現物勞銀（工價）並用之制度，而代之以勞銀制度矣。就商業言之，內地商業已全許個人私營，而爲自由競爭矣。此外若住居房屋之大者，固仍採歸諸國有，或貸與消費合社之方針，然房屋之小

者，則許個人私有之。要之，此新經濟政策爲蘇維埃政府由共產主義向資本主義回轉之一步驟，此說良不謬也。

批評與辯護 因此新經濟政策之實施，俄國內反過激派及世界識者，均以爲馬克斯之學說，又漸從實驗上失敗。換言之，即社會共產主義之途窮，已降伏於資本主義云。然蘇維埃政府幹部辯明，此決非共產主義之途窮，乃爲到達吾人所謂產業社會化之理想界，所必經過之一階級，此時新經濟政策之實施，乃當初豫定之計畫，決非如反過激派及世界「鮑露亞」(Bourgeoisie 有產階級)等，所宣傳之失敗事跡。又托絡斯克以同樣意味述之曰，「當初吾儕破壞「鮑露亞」之經濟組織，因圖資本之國有化，故以非常之手段而行戰時共產主義。幸破壞之後，獲覩今日之和平。現爲經濟的活動，至採最適宜之經濟政策，並非主義之有退化與逆轉也。良以政策之變更，不過雁木形戰法之一耳。」此言頗爲有趣。

不降資本主義 因此新經濟政策之施行，蘇維埃政府遂被攻擊爲共產主義綱領之背叛者。故彼等感非常痛苦，各大官羣向國民辯解，措詞大同小異，今錄代表列

寧之加眉納夫氏演說詞如下：「現行之經濟政策，將來結果如何，容或成爲問題。

然對於其原理及主義，應無懷疑之理，乃反對黨及世之「鮑露亞」均異口同聲，宣傳吾儕復歸於資本主義。幸吾儕尙未到此，原來蘇維埃政府根本主義，在否認私有財產，無論法律上，實際上，現均在實行之中。吾儕今猶以土地、森林、鑛山爲國有，僅對於農民承認其土地之占有及使用耳。又吾儕以六萬三千俄里之鐵道爲國有，從業員有一百萬人。若夫外國貿易，則全國爲國家之獨占。又工業之大部分亦爲國有，其從業員有百三十萬人之衆。反之，個人經營者極少，或限於國家之貸與，或限於小規模的，其從業員亦僅不過八萬人左右。故吾儕決非投降於資本主義者」云。

一線生機 今日俄羅斯之經濟組織，誠有如加眉納夫所云，其大綱尙堅守私有財產廢止之主義，決非若反過激派所言，向資本主義投降者。然漸帶資本主義之色彩，亦已爲不可掩之事實。雖主義上，實際上，力圖貫徹馬克斯之學說思想，不幸事實全與相反。蓋蔑視人類經濟本能所組織之制度，轉導一般農民、國民等於懶惰、

產業因之不振，雖國民日用品，猶弗能供給。蘇維埃政府目覩此國民動搖及反感狀態，若忠於主義，則自陷於覆滅之境，改變政策，則又貽不忠之誦，正在進退維谷無可如何之際，遂想得一妥協政策，即所謂經濟政策者是也。彼最高經濟會議議長樸古泰諾夫曰：「新經濟政策，非吾等革命運動之偶然的產物，乃爲鞏固國家之財政產業，宜長期繼續而施行者也。雖產業大部分，不免因此脫離國家之手，然能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則吾儕必須移歸於社會主義」云，此爲真情流露之言也。余以爲蘇維埃政府今後由此煩惱，更想出妥協之第二策，第三策，縱大綱不復歸於資本主義，然能步步帶資本主義濃厚之傾向而進行時，斯又爲蘇維埃政府自身與俄羅斯國民相互不相破壞之唯一要道，而切實可行者也。

二 農業

立國之大本 農業爲俄國產業大宗，農民又占全俄人口四分之一，故農業之興廢，爲國家隆替所關，而農民之向背，更爲政府之安危所繫。彼反對現政府，常因「農民俄國」標語以煽動農民，謀政府之顛覆者，亦不外利用此理由。蘇維埃政府深

解此中消息，常汲汲於博農民之歡心，以故離開共產黨之根本主義，實行新經濟政策，僅課世所謂最輕之「單一現物稅」，此亦顧慮農民之反抗，而出此者也。

土地之共有，俄羅斯共和國憲法第三條規定，「因實施土地之社會共有，故廢止個人所有權，一切土地，悉歸共有，不須何等賠償，本諸衡平使用法，交於勞動者，凡森林、水利、地下富源、地主所有家畜、及農具、模範農場等，統歸公有。」又以土地共有之法律，（一九一八年二月）詳定土地之分配、使用、處分方法，茲摘其概略如下：「對於國內土地，埋藏物、水面、森林、及自然動力之所有權等，永遠廢止之。凡土地不須何等買收，直歸諸全體勞動人民之使用。」換言之，即土地使用權，僅歸於由自己勞力耕作土地之人，決不許用僱傭勞力也。『苟自力耕作者，則不以男女、信教、民族、國籍等，有差別，而制限之。』又「個人所有之家畜、農具，全向非勞動家族方面沒收之，移歸地方蘇維埃土地局管理，以供一般農民之使用。」此地方蘇維埃土地局，設置於各村、郡、縣、市，歸農務部土地局統轄，蓋專以各地方土地之公平分配，及生產的利用，而行其職務者也。

土地分配之方法 將土地平衡分配於勞動者之方法其規定雖極繁瑣要在據勞力均分主義並從各地方土地使用方法之習慣以(一)不超過各農家現在人員之勞動能力(二)不使農民家族之貧困為標準而分配之是也。故無論何人僅能使用自力所可耕作之土地。其非自力所耕作則不許使用。茲就其算定勞動能力之標準頗有趣味者述之於左：

無勞動能力者

男、十二歲以下、六十歲以上、
女、十二歲以下、五十歲以上、

因心身不具、或疾病致不能勞動者、另定之、

勞動力	
男	十八歲至六十歲 一〇〇
男	十六歲至十八歲 〇七五
男	十二歲至十六歲 〇五〇
女	十八歲至五十歲 〇八〇
女	十六歲至十八歲 〇六〇
女	十二歲至十六歲 〇五〇

但隨氣候及生活狀況，得減少之。

確定勞力標準，已如上所列，今再就法律中特可注意之重要規定，一言之。即第一、因豐年及販賣市場地位之便利所得之過剩收入，悉徵收之於政府，作公共之用。第二、農具及種子之買賣，由政府獨占之。第三、關於農產物之內外國交易，國家獨占之。第四、土地使用權，不得讓渡於他人，且不論何種情由，均不許依購買、租借、贈與、相續等契約而取得之，是也。

農民之反抗 此新土地制度施行未久，遂惹起農業之荒廢，生產物之激減，農民之不平，與對於政府之反抗運動，諸事實。良以農民安居樂業，愛護土地之念甚強。乃新制度不認個人之土地所有權，致使特意耕作收穫之剩餘，悉為政府所徵收，充公家之用。在農民視之，自身直不啻為他人生產糧食之機械，雖手胼足胝，盡力為多量之收穫，然對於自家無少許之利益，人亦何樂而為此乎？職是之故，懶惰風生，除去自家餬口必需之數外，再不為羨餘之耕作。即或偶得贏餘，亦多自秘，田園荒蕪，穀物減少，而重大之糧食問題，亦緣是而起。他方抱土地所有觀念最強烈之農民，

更主張自己所耕作之土地，應歸於自己所有，其收穫應歸於自己所得，而農產物買賣，亦不由國家獨占，應任農民等自由處分，以要挾政府。此外對於土地之分配，抱不平者，復要求重行分配。反革命派乘之，遂與此等農民相為結托，暗中活動，謀顛覆現政府。

新經濟政策之出現 因前列事情，蘇維埃政府，遂宣言所謂新經濟政策，由去年來，繼續發布緩和土地共有主義之法令如下：『對於農民各自之收穫，除徵收單一現物稅外，所餘之數，悉歸農民所得，許其自由處分。』（一九二二年三月命令）『對於農民得自己耕作之土地之占有，及使用權，永久承認之。』（一九二二年三月土地自作法，及同年十月土地法）土地之買賣，讓渡，雖禁止如前，然於一定條件之下，准許其貸借。農民因利己而使用勞動者，固禁止之，但迫於不得已，恐誤農時，則許其僱人補助工作。此外如政府之農具專買，今廢止之，許其無稅輸入，貸與購買種子之資金，或逕貸種子等。政府汲汲然振興農業，務博農民之歡心。就土地永久使用權許可一事，余在莫斯科曾質諸該當局。據云，政府決不拋棄土地社會共有主

義。至個人之土地所有權，無論主義上、法律上，決未承認。唯慮不諒解蘇維埃政府主義之農民，無理的暴動，爲一時鎮定權宜之計，特許其占有及使用權耳。察今後之時機，政府實有重行收回其權利之意嚮云。然按諸實際，農民已全信此等土地爲己身之物。其間小「鮑露驕亞」亦有逐漸出現之勢。故余敢下一斷案曰，蘇維埃政府，如謂不受農民大反抗而能收回此土地權利者，畢竟不可能也。

單一現物稅 「單一現物稅」者，以農產物之一部分爲租稅而徵收之，是也。例如去年全俄定燕麥三億四千萬布度，（一布度，合中國二十七斤七兩一錢三）爲徵收額，按照生產狀況，配分於各縣，各縣更依此配分額，從農民中徵收之。因是地方糧食委員會，根據左記三種標準，編成稅表，定各村、區、納稅額：

一、耕作面積之大小 自四分之一台削頃，（一合削頃，合中國十七畝七分八釐），至三台削頃以上，分爲九級。

二、家畜之多寡 自無至四匹以上，分爲四級。

三、收穫之豐歉 每合削頃，收穫二十五布度，至百布度，分爲十一級。

此燕麥三億四千萬布度，特不過爲一標準耳，而實際完納，則不限於燕麥，如小麥，大麥，玉蜀黍，及其他穀物，又麥粉，馬鈴薯，枯草（馬糧）肉類，脂肪等，均無不可。而定此等物品與燕麥比例者，農務部也。此單一現物稅之施行，不過欲鎮靜一時農民之反抗耳。故其效力，亦僅限於今去二年。但據當局者言，觀今後經過之如何，可爲數年間之繼續云。最近又有以納現物，不若納貨幣爲便利之說，且甚有力，而農民間亦表示歡迎。

主義實行之困難 綜合前記諸事情，推察將來之趨勢，蘇維埃政府所力說之土地社會化，亦漸有瀕於危殆之觀。以現狀言，僅不過將從前御用地，及大地主等所有地，悉沒收之，而分配於勞動農民，徵收極輕微之稅，並多方保護農民等事耳，所謂土地之社會化，與夫資本主義之防遏等等，並未見嚴格實行，是在蘇維埃政府急買農民歡心期間以內，所謂土地權利之收回，及廢止單一現物稅，將農產物買賣復歸於國家獨占等事，信爲不可能也。

農業現狀 自蘇維埃政府改變對於土地農民之政策以來，俄國農業實際，果在如

何狀態乎？先一九一七年喀萊司克率社會革命黨完成三月革命之時，各地農民多掠奪地主之土地，與貯藏物，各自分配之，故一時耕地面積，俄然增加。逮列寧出行十一月革命，樹立蘇維埃政府，隨宣言土地共有，沒收地主土地者，除西伯利亞不計外，將達四千萬台頃，悉按全部農民之勞動力而為分配。因是農民占有土地面積，較前極廣，且因地方之異，有增至百分五十五，及百分九十七者，凡俄國之農業，及農產物大部分（約百分九十七）已離地主之支配，而入農民掌握。雖因此不免失去地主時代所發達大規模經營之利益，然而向來農民所受地主之壓迫者，今已全然脫出，獨立自由，為自利計，而播種矣。故俄國農業之進步改良，似乎可立而待，然在新經濟政策實施之前，因徵收收穫物之剩餘，致農民怠惰，其成績反不如地主時代為佳。今則此弊已除，現所成為問題者，僅由革命戰爭以來，多年荒廢之耕地，尙須經若干時日，始得復舊耳。

農事獎勵 蘇維埃政府已一貧如洗，猶努力於農業之保護，真可謂能維持國本者矣。初沒收地主之土地農具，價約三億五千萬盧布，政府悉分配於農民使用。此

外更購價值二千萬盧布以上之農具，給與農民。又給農民之種子數量，五年以來約達一億一千六百萬布度。并輸入家畜作農民耕作用者，爲數亦巨。獨是領受此種子及家畜之地方，不遑供農耕之用，殺而食者，亦時有所聞。在如此狀態之下，縱行共產主義，爲土地之均分，與夫政府百般之獎勵，然俄國農業全然復舊，前途尙遼遠也。

農村荒廢 大戰前五年間，俄國每年輸出農產物，平均年逾七億三千三百萬布度。乃今之俄國，不惟輸出毫無，卽自國之食糧，亦虞弗給，尙有不得不求外邦援助之况。彼最稱豐饒地方之烏庫拉，農產物輸出額，在戰前每年平均有三億四千萬布度。乃一九二一年間，全部收穫，不過四億五千萬布度左右，較諸戰前，僅爲百分之十四三之產額耳。由此以推，可知俄國農業荒廢現象如何矣。去年氣運稍轉，農耕狀態，及家畜匹數，能與戰前彷彿之地方，亦復不少。而一般概稱爲農業復興，氣運顯著者，尤以秋蒔小麥，因耕地面積之增加，比於前年有百分二十六之增收。其他馬鈴薯、牧草、家畜等，亦有增加之說。但同時更有可以悲觀者，如春蒔小麥，卽

比前年減收。亞麻、大麻亦然。雖棉花較前年稍有增加，然比諸戰前，僅不過百分之十耳。而最足悲觀者，爲家畜之減少也。夫勞動家畜，因飼養者視爲生計之資源，特別尊重，努力保存。然現數猶不達戰前三分之一。若馬則通全國從二千四百二十萬頭，減至千六百萬頭（即僅減百分之三十五分）。牛，則較馬稍佳，僅從二千萬頭，減至千八百萬頭（即減百分之十一）矣。再就一般家畜而論，比之戰前，不過有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二十五耳。尤以饑饉地方，殆無家畜形影。缺乏之如此，使人寒心。

復興之期 與北美大陸相對峙而爲世界二大農業國之俄國，如前所述，其農業荒廢，尙無恢復之期，此國本之所以動搖，而蘇維埃政府之所慘澹經營，不遺餘力也。先年來有建議輸入外國資本，行「康碎匈政策」，謀農業之復興者。（案康碎匈 Concession 即特許之意，行此政策，許外國資本家租借廣大耕地，使之自由經營農業，及農產工業）然蘇維埃政府尙不敢驟然斷行，似有待於國內自力復興者。余對彼自力復興時期，本不敢下何等推斷。惟依新經濟政策，則農業可及早恢復，但

農業恢復之時，即已爲新地主制度遍行全國之時矣。此則余可想像者也。

三 工業

工業之國有，俄羅斯共和國憲法第三條規定，『因將製造工場、鑛山、鐵道及其他生產、交通機關全爲共和國所有，故承認勞動管理令及最高經濟會議令，俾勞動者對於利己的僱主擁護政權』云。此蓋宣言一般工業國有者也。關於工業國有，曾以一九一八年六月法律規定左記產業與其資本及財產，悉爲共和國之財產，即鑛業、冶金及金屬加工業、織物業、陶磁器工業、電氣工業、木材業、烟草業、橡皮工業、玻璃工業、皮草工業、水門汀工業、麵粉工業、自來水、煤氣等，地方的工業、鐵道運輸業、造紙業等，皆屬之。凡經營此等工業之股份公司，及合資公司（或爲個人）等財產，悉收爲國有。其企業之管理，由最高經濟會議行之。並規定自此法律發布之際，此等成爲國有企業之原有經營人，對於蘇維埃政府，負有完全繼續經濟之義務。若拋棄此職務，或懈怠者，不但以全財產充損害賠償之責，且按最嚴峻之法律，交革命法院裁判云。此蓋以恐怖心，而代人類經濟原動力之利己心者，究竟難舉良好之成

績也。且事實上已歸國有後之工業，亦甚不振。匪特生產力頓減已也，彼驟失企業之國民，亦怨聲載道，所謂工業國有者，固非謂一切工業全歸國家獨占也，例如小規模手工業等，即向來作爲私有者，然對此生產力之減退，與國民之不平，蘇維埃政府實有不得不施新經濟政策之必要。

新經濟政策 一九二一年八月發布貸與工場令，規定（甲）國家保留之企業，（乙）貸與之企業，（丙）不屬於此二者，則閉鎖其工場焉。例如兵器製造業、機關車（車頭）、製造業、金屬工業、燃料業等，均與國家有重大利害關係，故留作國營。其他企業，依最高經濟會議所定之條件，或貸與消費合作社，或貸與勞動者之團體，及個人。結果小規模工業多歸於個人之私營，然大規模工業，政府因爲保留其支配權，多於托辣斯（Trust）聯合公司組織之下經營之。

托辣斯之組織 托辣斯在政府管理之下，以官民合組織之，其權利之比例，政府方面，爲百分之五十一，國民方面，爲百分之四十九，以最高經濟會議工業部之大官，爲其經理，蓋純爲政府得自由支配之組織也。曩時最高經濟會議，直接管理經營此

等企業，今則托辣斯經理之任命，及托辣斯事業規定之認可，檢查等，爲最高經濟會議之重要任務。此外凡爲國有工業之生產計畫，及掌管國有工業之財政等，亦皆屬其權限以內。現在托辣斯總數有四百三十，中有半數爲財團組織，充托辣斯事業經營之任者，有四千數百人，其作業勞動者，有百三十萬人云。余在莫斯科所實地參觀之砂糖工場、烟草製造所等，皆於此托辣斯組織之下，而經營者也。

據蘇維埃政府見解，苟重要工業與鐵道爲國家掌握，則其他工業悉移歸托辣斯或個人經營，對於政府之工業支配上，別無何等妨礙。故貸與工場之範圍，愈益擴張，至一九二二年七月，移歸私營者，約有一萬工場云。此等私營工場，如對於政府納一定之稅金，則其生產品，與國營工場生產品，同得販賣於自由市場。工業衰頹狀況，因此新經濟政策之實施，而俄國一般工業之生產能率，非常增高，請就該國主要工業鑛產觀之：（左列單位爲一萬布度）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增加率

煤炭 四七二〇〇 五八八〇〇 二五%

火油	一二三〇〇	二八〇〇〇	二〇%
鑄鐵	七〇〇	一〇〇〇	四三%
鋼	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一〇〇%
其他金屬	九〇〇	一五〇〇	六七%

如右表所示，生產額固顯然激增，此外若綿織物於一九二二年產有四億五千萬布度，較前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四，又紡績物於一九二二年產有二百八十萬布度，較前年增加百分之百八，若一一列舉，恐閱者憚煩，僅示一端，已可覘其成績之良矣。聞小工業因個人私營之自由，其能率更為增加云。然此乃就新經濟政策施行前後比較而觀，若與大戰前生產狀態相對照，則又不可同日語矣。請觀統計戰前一九一二年國民每一人之生產額，為三十二盧布，（金盧布下準此），然至一九二二年，僅六盧布耳。換言之，即生產力已減至百分之二十矣。又前記一九二二年之鑛產額，較諸戰前一九一二年之生產額，則鐵僅當百分之四，火油百分之五，煤炭百分之三十四耳。夫以新經濟政策實施，產業復興之去年，其生產力較諸戰前，尚僅及

二成，則前此革命破壞時代之俄國產業狀況之衰頹程度，自不難想像而知也。

復興之困難與仰給外資，振起衰頹之產業，恢復戰前之狀態，決非一朝一夕之事。

第一須有莫大之資金，然今之俄國庫空如洗，雖各種工業所必需之流動資本，尙在半額供給之狀態，更何論乎巨資。此所以蘇維埃政府近因仰給恢復資金於外邦，頻唱「康碎匈」(Concession) 契約而不能自己也。惟以外國人所有財產返還問題，尙未決定之今日，任何國民，亦不敢冒險投資。此事俄國當局，豈不知之。如前述羅狄克著書中，即言外國資本家，若向俄國內爲事業活動，則(一)大膽，(二)須恢復國際關係，(三)俄國爲「康碎匈」(Concession) 契約，須制定保障外國人財產權之法律，以上三事，均屬緊要云。而蘇維埃政府，亦聲明對於外國人之私法上權利及財產權，以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法令保障之。動產得適用外國法。其他財產權，及權利，亦樂爲特別協定云。又最高經濟會議議長撲古泰諾夫，於去年底報告中，亦有「吾儕全部精神，因久用於國境之守備，與反革命之防止，幾陷產業於停止狀態。今則按照新經濟政策，改變陣容，由靜的狀態而入於動的狀態」云。此雖非誇

張之論，然俄國一般產業界，因重受多年革命戰亂，創痛之餘，今猶在困難之局，不易恢復，亦爲不可諱之事實。

四 商業 外國貿易

商業國營主義 蘇維埃政府，不認個人商業，及貿易之自由。凡生產之手段，作爲國有，國家自經營其事業，其生產品，按國民勞動成績，由國家直接分配之，不許生產者、消費者、中間、參入營利之商人。此主義係與蘇維埃政府成立同時實施之者。前不云乎，先將土地國有，使農民耕作，徵收其剩餘之穀物，更化一般工業爲國有，凡生產與分配，悉採官營之方針，沒收大公司之倉庫，驅逐其店主，凡商館、商店，或沒收之，或閉鎖之，收全國商業機關，歸於政府之手，對於農民勞動者，分配必需品，或日用品，採用手票制度。

分配機關之組織 主管此生產分配，立一般之計畫，有命令商工業與其他各種之沒收、徵發、扣押、強制執行等權利者，最高經濟會議也。奉該會之方針，而當實行之機關者，糧食部也。此糧食部，設支局於各地，支局之下，如在工場，有工場委員會。

在官廳、有官廳內之委員會。在一般市民、有住居家屋內之委員會。另組織一般的補助機關、即消費合作社、爲分配所、由是而遍於全國之分配機關、(即零售店)乃於此編成。又此糧食部、有準備全國民所需日用品之任務、故在分配本部、須先調查者有三事、即(一)、國內之存貨額若干、(二)、能向農民徵收農產物額若干、(三)、國內工場、鑛山、能產出生產品額若干、是也。調查之後、即作成分配案、其中若干留作豫備、若干宜作輸出、若干宜作工業用、若干宜分給國民、均一一劃定、且決定其價格。

國營之失敗 如前所述、政府自居商人地位、從事分配、故列寧嘗給政府及共產黨員以「須學商業」之標語。然此所謂「政府商人」不善於買賣、雖竭慮殫精、仍不免於失敗。俄國內地市場生產品之交易額、在大戰前(一九一四年)約有四十七億盧布、而前年(一九二一年)竟減至六億盧布、(即八分之一)。且匯兌市面跌復又跌。交易信用幾等於零。而一切之交易、不依貨幣計算、全歸於物物交換之原始狀態。在此混沌之市場、從事商業之政府、如之何不失敗。不寧唯是、政府因

防止勞農之反感，又不得不廉賣其日用品，因是，此商人蒙重大之損失，幾有折閱資本之勢。所有資本，日歸減少，補充之途，不能如願。舉例明之，如一九二一年一月上旬，綿織物存貨有三百七十萬布度，逮七月末，已減至百八十萬布度。羊毛亦然，由百萬布度，減至七千布度。而國內生產不能補充之，凡百存貨，唯有減少之一途。此非國民生產不受利己心之刺戟，究竟不能應全國民需要之左證乎。蘇維埃政府，爲商人代勞，極受損失，又不得不聽國民咨怨之聲，蓋對向用資本主義之國民，而行政府直接分配之方法，實感種種之不便。加以日用品之缺乏，致感抱不安，又彼一般之市民不能如往日營商獲利，亦自感不平。以此原因，諸多蘊結，反革命思想，乃得傳播於民間也。

內地商業之開放 按前所述蘇維埃政府新經濟政策，已於農工業方面而實施矣。然對於商業方面，亦自不能獨外。蓋自許農民剩餘財產之自由處分，又許個人工業之私營，則爲其生產品之販賣，更不得不設自由市場，此勢所必至，理所固然者也。因是，蘇維埃政府，遂對於國民開放內地商業焉。當新經濟政策之初實施也，

曾採特許主義。然至一九二二年四月，則又廢特許主義，而用登記主義。不拘何人，苟爲登記，皆得自由營商，且遇登記申請，官廳必須受理之。爲此明白的規定，去年蘇維埃政府代表在日諾瓦會議，屢聲明俄國已行自由貿易之旨，蓋即指此內地商業之自由而言也。按現在實際俄國內自由競爭，已完全通行。聞去年國家機關（指糧食部之分配本部）所行之交易總額，類別如下：與官營商店交易，爲百分之六十五，與消費合作社交易，爲百分之十二，與個人商店交易，爲百分之二十三，尤以與個人商店交易，有日示增加之象。惟是蘇維埃政府許個人商業自由者，本迫於一時之必要，今個人經商賺利，養成新「鮑露亞」，延而築成反革命運動之基礎。故政府對於個人商業之增加，決不希望。凡力所能逮，思有以撲滅，而使消費合作社出而代之。即對於國內農民、勞動者、官吏及其他從事各種職業者，均獎勵其設立消費合作社。此爲政府所執之真正方針也。

共產主義與消費合作社 自共產主義理想言之，以全國民爲消費合作社之社員，國家爲消費合作社之同盟，統一各種生產與分配，結局對於釀成商業的資本主義

之手段，可絕滅之。職是理由，故蘇維埃政府執政伊始，即致力於消費合作社之保護。觀商業沒收令（一九一八年四月）中有曰：「消費合作社之商店，不問大小，均不可收為國有。若於本令發布前，誤以消費合作社為國有，或市有，又曾徵發沒收消費合作社貯藏品之各地方，宜立將該消費合作社恢復，并返還其貨物。如不足時，須賠償之，使完全恢復原狀，俾得自由買賣」云。此消費合作社之獎勵，不可謂非蘇維埃政府施政上一特色也。又本書之所謂消費合作社，英文 Cooperative Society 其中有為消費合作社者，有為生產合作社者，要皆屬同一組織也。今僅譯為消費合作社，純為便利計，非事實也，以下或稱合作社，或稱消費合作社，幸閱者不以辭害意可耳。

「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帝政時代已有之，特至革命後，始促其發達耳。表列如左：

年次	合作社數	合作社員數
一九一四年	一一、四〇〇	一、六五〇、〇〇〇
一九一七	三五、〇〇〇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九

五三,〇〇〇

一八,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

二五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前)時代,所有之普通消費合作社,本無特殊意義。然至革命後,(一九二〇年)所謂戰時共產主義時代之消費合作社,全然改爲國家組織,強制全國人民加入,更集多數之消費合作社,而爲「中央消費合作社聯盟」,分布有系統的分配機關於全國,使當國家分配之任,而活動之。迨新經濟政策實施後,此消費合作社之組織,更爲自治的,而得獨立營業。但國家對此,極力維護,如設立消費合作社銀行,爲長期貸金,由國庫中給以援助。此外如許中央消費合作社聯盟,從事於生產品之處分,及販賣,特許爲國家獨占事業之「外國貿易權」及漁業權,附與對於皮革及毛皮之購買優先權等等,無論直接間接,均大獎勵其組織之發達。故合作社之數,非常增多,內容亦改善整理,其資本狀態亦佳,因而成績大舉。按去年度之外國貿易言,中央消費合作社聯盟,實凌駕其他各貿易機關,冠乎全國之上。要之不外爲蘇維埃政府排除個人商業,欲以消費合作社,爲國家經濟援助機關

之意嚮反映耳。

都市之外觀，談此雖不免於冗，然自內地商業開放後，俄都市中官私營商店均鱗次櫛比，自由經營。如一散步其街衢，殆不見與戰前有何等差異之感。據余在莫斯科所目覩，彼市民之往來，車馬之輻輳，商鋪之繁昌，市場之熱鬧，與十年前供職領事時，實無大軒輊。唯市民服裝概質素污穢，此與昔時顯異之點也。此外，如官營百貨公司中，有法蘭西三鞭酒，有香水，有裝飾品，其他奢侈之嗜好品，食料品，亦求則得之，不減於帝政時代。雖曰外國製品居多數，且棧房存貨亦甚不多，但外觀則殊整齊也。故外國人一過莫斯科，及彼得古拉特之市者，覩此情景，鮮不驚異。

德意志商人之失敗，被此情景眩惑之德意志人，咸謂吾輩何不早與俄人交易，於半喜半疑中，遂開始商業。然此德意志人，後皆失敗束手，其理由亦可得而言焉。今之俄國，對於輸入而可輸出之生產物，殆無所有。就一九二一年言，輸出對於輸入，不過百分之九耳。俄國人購買力之減退，實出意外。據蘇維埃政府公表，較諸戰前僅百分之零，即不過千分之一耳。雖曰新經濟政策實施，市場已有復興之象。

然此乃比較新經濟政策實施前(最近時)而言。如與大戰前相對照，則不可以道里計矣。前年(一九二一年)內地市場交易額爲六億盧布。去年約九億盧布(農產物三億七千五百萬盧布，工業品五億千萬盧布)即比於前年雖爲百分之十之增加，然較諸戰前四十七億盧布，僅不過百分之十九耳。以與如此之市場，與如此購買力之俄人爲交易，雖德意志人，有如何之天才，發揮如何之勤勉，亦無法可施也。

外國貿易

外國貿易之獨占 外國貿易，今尙爲國家獨占，一九一八年四月之法律，規定外國貿易悉歸國有。凡與外國及外國商館交易，均以受此全權委任之國家機關，用共和國名義行之。此外不問何人，均不許從事云。今受此外國貿易全權，而管理之者，外國貿易部也。此外外國貿易爲國有，不惟於主義上，蘇維埃政府，須保持之。即按俄國現狀，對於國家生存上，亦不得不認爲必要。何則，蓋俄承大戰關係，內有革命之戰爭，外遭列強之封鎖，凡生產物中，不論爲原料品，爲製作品，始皆有不能應國

民需要之勢。此時若一旦許外國貿易之自由，則各種外國品均紛紛而來，勢必至此窮乏俄民之囊橐，一朝而空之。終至土地、工場、房屋、機械等，亦不得不供外債之擔保。一馴至俄國之經濟生活，亦必招外國之干涉，此為關於國家獨立政治上之重大問題。即俄國因避開如支那財政共管問題之不祥事實，無論如何，外國貿易必須國家管理之。在蘇維埃政府理想，此外國貿易部，為俄國輸出入唯一之商人，自與外國政府及商館，直接為交易，將成世界市場中之最大購買者，(買主)同時又為最大之輸出者，(即賣主)此期諸將來也。

外國貿易之不振 前項理想，決不易實現，一則因貿易機關之不備，再則因可輸出之貨物之缺乏。外國貿易之不振，未有甚於今日者也。請以表示之：(單位為百萬盧布)。

年次	輸出	輸入	總數
一九一三年	一、五二〇	一、三七四	一、八九四
一九二一年	二二	二四八	二六九

前年輸出入總額，僅二億七千萬盧布，較之以前二十九億盧布，尚不及百分之十。而輸出入之比率，尤爲悲慘。在戰前，輸出曾超過輸入，然前年輸出，竟不及輸入百分之九。如此之輸入超過，已歷有年所，若今後數年間，猶繼續此狀態，則俄國必至財政上破產，此不待識者而後知也。欲救此危，非恢復產業，多事生產，整頓貿易機關，俾通商上繁榮不可矣。

貿易機關之刷新，蘇維埃政府，實行新經濟政策，謀產業之振興，且於去年（一九二二年）三月，頒布外國貿易法，定貿易機關，不專限定外國貿易部，雖他之公私機關，亦得依特許主義，從事貿易，開拓此途，所以謀外國貿易之復興也。先當外國貿易部獨占輸出入時代，本無別設關稅之必要，然現在他之機關，既依特許而爲貿易，則關稅亦勢所必徵，故三月間公布地方關稅法，六月間又公布歐洲貿易關稅率法，而稅制、稅率，定矣。按此外國貿易法，規定外國貿易，依然爲國有，外國貿易部，因國內依託，徵收一定之手數料，自爲輸出入，此原則也。此外尙認有受該部特許之三種機關，於該部監督之下，爲輸出入，卽：

(一) 中央消費合作社聯盟。

(二) 外國貿易部以外之官署，並屬於其下經營之托辣斯。

(三) 以外國貿易爲目的，而設立之俄國股份公司。俄國與外國合同而成之股

份公司，及外國股份之股份公司。

前第(三)項內所列舉之各種股份公司，不僅俄國人爲其股東，即外國人亦得爲之，自不待論。然迄今已設立之公司，唯有全屬官營（僅政府股東）及半官半民（政府有百分五十一之股東）之二種。而此半民之股東中，俄人不及德意志人爲多，且有力，此特可注意也。今舉其主要者如下：俄國輸出入公司（股東屬政府）德俄通商公司（股東係俄國政府及德國資本家威爾弗等）火油輸出公司（股東係各共和國官廳）皮革公司（股東係政府與中央消費合作社聯盟及德國商團）等，是也。

特許局之新設 外國貿易法實施之後，所謂外國貿易部，直接當實行貿易之衝者，殆已有名無實。即該部單爲外國貿易之管理監督機關，而實際從事於貿易者，則

爲他之經濟機關。如中央消費合作社聯盟、托辣斯、俄國輸出入公司及其他之股份公司等，現皆爲從事於外國貿易之主要者也。然此等貿易機關，欲爲輸出入時，須經外國貿易部之特許，或明證，故該部又設特許局於左列各地：

中央特許局，莫斯科，

地方特許局，彼得古拉特，哈爾毅夫，亞爾汗革兒，明思克，薪勿埃絡

保魯，絡斯特夫，梯夫里司，泰希壘得，奧侖勃爾基，諾福尼哥羅埃斯

克，矮司得拉汗，

右列泰希壘得係對於蒙古及阿富汗尼司旦方面；奧侖勃爾基係對於中國蒙古方面；諾福尼哥羅埃夫斯克係對於極東方面；矮司得拉汗係對於波斯方面之貿易而設置者也。至由外國向俄國輸入貨物時之特許證明，則由前記俄國內之特許局，并外國貿易部之駐外代表者，發給之。

貿易近狀 新經濟政策實施時日尚淺，其成績雖未顯著，然如左表所示（單位係百萬盧布）亦確有起色。

年次	輸出	輸入	總數
一九二二	前期三	一一〇	一二三
	後期一八	二二八	一四六
一九二二	前期二四	一五八	一八二
	後期		

按前表大體尙稱順調，尤以去年後半期豐作，農產物輸出亦增加，據政府當局公表，去年度輸出總額，實達前年六倍云。然比諸戰前，固遠不及也。輸入品之重要者，爲食糧、燃料、機械、金屬製品等。輸入國，以英爲第一，其次則爲德、美、（饑民救恤品爲主）、埃斯脫尼亞、芬蘭、挪威、其他波爾的諸邦。輸出品之重要者，爲亞麻、其他農產物、木材、火油、皮革、鐵屑、羽毛等。輸往地以英爲第一，拉特威伊、挪威、德國、次之。總之，俄國目下，外國貿易，尙萎縮不振，然英國夙於一九二一年三月與蘇維埃政府爲通商協定，事實上（無法律上效果），已承認蘇維埃政府，近且占貿易之第一位，此則不可忽視也。

利誘歟威嚇歟！就外國貿易問題，彼代表總理加眉納夫氏，於去年十二月末，曾演說如下：「外國貿易之歸於國家獨占也，決非因反革命派之宣傳而有所動搖。蓋此爲維持俄國獨立，并維持蘇維埃政府所必需之武器也。如欲破壞者，請先以革命，或其他直接行動迫之。否則此主義，決不能變更也。夫俄國有擁天然之富源。若國家經營外國貿易，需要資金時，本可隨時設定權利，輸入外資，決不困難。現在政府已交涉著手之「康碎甸」(Concession) 與夫外國貿易之合同企業計畫，實達五百件之多。內中二百五十件，已成立契約，而入於實行之域。又二百五十件，正在商量中，彼德國資本家威爾弗，與吾政府合辦之貿易公司，成績甚佳。此後政府對於此等合併事業，擬進取獎勵方針」云。余意蘇維埃政府，因欲貫徹自己之主義，故實行此窮極之策，仰給外資，讓渡權利，亦固其所也。曩時所傳美國威安鐸烈普對於卡摩覺角之利權問題，與夫近日美國向北樺太新庫萊亞油田之染指問題，諸如此類，恐將來有逐日增多之勢。而鄰邦接壤之日本國民，對於此點，實不可不預爲注意也。至於指此爲一方藏有甘餌利誘之陰謀，他方又故作鬼臉威嚇之姿

勢者，亦非無其人，然此殆屬怯犬狂吠之流亞也歟？

五 鐵道

鐵道者，國民經濟之總神經也。自國民生活上所必需之糧食，及日用品之運輸，以至產業振興上所必要之材料，及生產品之運搬，均唯鐵道是賴。尤以俄羅斯大國，其鐵道不僅在經濟上，視為重要，即在統一政治上，亦當重要視之。彼在大戰之前，（一九一三年）曾收四億七千萬盧布純益，約六萬四千俄里之鐵道，而今果如何乎？以下依次述之：

鐵道之國有 蘇維埃政府，採鐵道國有國營主義。以一九一八年六月之法律，宣言俄羅斯國內所有私營鐵道，及其「樸特埃寺奴布起」（即營養交通路）不問在營業中，及建築中之一切資本，及財產，悉為共和國之財產云。雖然屬於此國營之全俄鐵道，實在可憐。彼鐵道路線，及輪轉材料，已於帝政時代，因大戰中過量輸送，而遭虐使。嗣更因數年間動亂，毫未加以建設修理，第見使用與破壞而已。破壞與修理之狀況 今就毀壞概況言，鐵橋，三千六百七十二架，路線，一千七百俄

里，房屋，五千所，電線，十七萬三千俄里，皆被毀壞。此外機關庫，工場，貯水槽，轉轍器，電信機，電話器等，受損失而被盜去者，亦不可勝數。當革命之戰，因兩軍勢力之消長，而戰線區域，亦與之變更，鐵道營業之路線，更不得不隨之而有所增加。當聯合軍干涉內政之際，彼六萬四千俄里之俄國鐵道中，實際屬於蘇維埃政府之管理者，僅不過二萬俄里耳。然此陷於破壞狀況之鐵道，至一九二〇年革命稍安，托絡斯克爲交通總長時，乃銳意恢復。繼之以戴耳巾斯克，一方從事工程之修理，同時又實施新經濟政策，遂面目一新。至去年七月末，彼毀壞鐵橋之完全修理者，有一千五百四十二。臨時修理者，有二千九十。但大鐵橋，概在未修理之列。若線路，車站，機關庫，及其他機器破壞而復舊修理者，其程度與鐵橋略同。營業路線之延長，亦與戰前無大差，約六萬二千餘里，再加極東鐵道四千俄里，共爲六萬七千餘里也。據當局聲明，若鐵道完全復舊，今後尙需四年。（卽至一九二六年）然對復舊費用之所出，則未言及。

免費輸送之廢止 蘇維埃政府，初因鐵道共有主義，廣施貨物免費輸送制。然結

果政府不堪其累，尤以復舊修理，費用浩大，免費運輸，弊害百出，以及鐵道從業員之竊取、橫行、亂雜無章，無人負責。此政府於前年（一九二一年）七月頒布鐵道運費制，謀鐵道經濟之獨立，而作為新經濟政策之所由來也。此運費制度，先施之於個人貨物，次及於消費合作社貨物，最後乃及於官有物品。目下免費輸送，已非常之少。惟運費雖加，然甚輕微。概依簡單輸送表徵收之，僅因紙幣價值之低落，準其比例，加倍運賃，而計算之耳。

收支不能相抵，鐵道企業，以運費收入為唯一財源。除經費支出外，有餘則充修理復舊之費用。然今之俄國鐵道收入，不到支出半數。由去年一月至十月，鐵道支出，為六千九百九十萬盧布，而收入僅三千一百九十萬盧布。故運費之提高，屢為政府所計畫，而今猶不能斷行者，以運費之為物，本來即與共產黨所標榜之社會主義相矛盾，且當國內產業恢復之期，尤不能不執助長之行政，刻下持此論者，尙甚強烈故也。蘇維埃政府定鐵道規則，從去年八月施行，其中關於旅客，并送貨人，與鐵道責任關係等，雖不乏詳細之規定，然決未涉及運費問題。故目下貨物、旅客、運

費、均甚低廉。按後旅行瑣記，余等歸國旅費，頗感便宜。且聞車票上面明記一千萬盧布，然以二、三、千萬盧布買賣於市場者，毫不爲異云。

輸送能力之低減，如前所述，實行運費制度，以謀鐵道之獨立，固矣。然結果收支不能相償，因之政府遂舍鐵道中央集權主義，而試行地方分權主義，俾各鐵道營各種附帶事業，以求經濟上自營自給。不幸更歸失敗，今俄國鐵道屢屢損失之理由，匪特爲運賃之廉，亦因對此少數貨物輸送，猶感困難，換言之，卽輸送能力之低減也。據當局者言，鐵道輸送能力，不及戰前二分一及三分一耳。今就此輪轉材料，與戰前比較之，如左：

年次	機關車總數	及破損車率
一九一三	二〇,三二〇	一六,八%
一九二〇 七月	一五,四八九	五八,〇
一九二二 一月	一八,七五八	五七,四
一九二二 七月	一八,四〇七	五七,九

一九三二 一月	一九、〇四五	六二、六
一九三二 十一月	一九、三七一	五八、五
年次	車輛數	及破損車率
一九三三	五〇二、一〇一	五、四%
一九三〇 七月	四四二、九八五	二〇、三
一九二二 一月	四四七、五九四	一九、五
一九二一 七月	四四四、二六六	二六、〇
一九三二 一月	四一九、八一〇	二八、三

按前列許多之破損車，而不能盡修理者，以工場能力低下故也。鐵道工場，因革命戰爭而破壞者有之。因修理不完全者，亦有之。加以勞銀之廉，給養之不充足，其能率幾減至戰前之半。且修理機械材料缺乏，而政府更無購入給補之資金。凡此原因，不遑枚舉。鐵道運輸能力之減退，固意中事也。此外因燃料缺乏，關閉工場者，亦有所聞。如先年於莫斯科彼得古拉特間之尼哥拉埃斯克路線，以燃料不

足、火車停行、後由民間取薪、始得運轉者、卽其例也。彼多年使用而不修理之俄國鐵道、其枕木等、殆全部腐朽、故其事變亦層見迭出。尤以枕木與鐵軌間之大釘、至有能以手指拔出者。若全部枕木之撤換、約需三千三百萬根。然前年更換主要路線之枕木、尙不及百分之六、而猶取新支線（引込線）枕木以補充之、更何論乎全部。要之、將俄國鐵道恢復舊觀、必須莫大之資金、絕非一蹴所可幾也。

新規畫與資金 俄國鐵道內情、如前所述、尙在極困難之局。然蘇維埃政府、仍積極圖鐵道之擴張、與輸轉材料之充實。一九二〇年立鐵道敷設五年計畫、欲新築鐵道、萬九千六百俄里。祇因財政困難、不見何等進步。但一九二〇年、二千俄里、一九二一年、二千五百俄里、一九二二年、二千二百俄里、均敷設終結、而本年度亦按照計畫進行云。又去年交通部圖輸轉材料完備、就機關車、及客貨車之新造修理、更立十年計畫。

按此等計畫、需款極鉅、而鐵道復舊、尤非鉅金不辦。今蘇維埃政府胸中、果有如何成算乎、則不得而知之也。曩者、俄國鐵道資金、以借外債爲主、如東清鐵道、實賴法

國資金而建設之者，是也。戰前（一九一三年一月）俄國鐵道外債，達三十一億盧布。今告貸無門，財源已失，則蘇維埃政府對於鐵道資金，及產業復興之資金，舍自力恢復外，無他途矣。

財政

一 財政之一斑

無錢之財政 『吾儕過去數年間在無錢狀態』此去年十二月蘇維埃大會議席上財政總長蘇庫里尼苦夫由衷之言也。如前所述，俄國產業經濟現狀，如何窮乏與罷敝，讀者亦不難想像。雖實際上擁有龐大之土地，與夫森林、鑛山等天然之富源，然因革命之騷亂，全歸荒廢，故今之俄國無論政府與人民，均處空乏之境。而蘇維埃政府，處此山窮水盡之期，猶能維持各部政費，迄於今茲，尤以鐵道與國營工場，能維持至相當程度，在政府當局者言，未嘗不以爲可異之事實。然亦無足異也，且非財政當局之有何神術也，不過恃濫發不換紙幣之一法耳。以無錢而言理財，除紙幣濫發外，無他道也。因而借多年紙幣之發行以維持到今之俄國財政界，實陷

於混沌而不可名狀之地位。

余欲述俄國財政與金融，須如何說明此混沌狀態乎，實無從下筆。今僅示其一斑。幸讀者之舉一反三也。

國內現金

現金根簿等於零。彼財政總長稱爲無錢之蘇維埃政府，實際上真無一文之現金。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政府成立之時，合帝政時代之貯藏金，與從寺院富豪而沒收者如膾炙人口之謝米諾夫金塊尙不在內。然至前年九月（一九二二年）現金根簿已減至一億五千萬盧布。邇來因輸入貨物之支付，逐漸減少，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更減至一億盧布。翌年（即去年）一月一日銳減至五千萬盧布。及同月二十一日減至一千萬盧布，同月等結帳，等於零。然俄國之金銀及白金產額，在戰前曾有相當之數，迨革命以後，頓感減少，其故多爲人民所隱匿。俄國地大散漫，若能集全國藏匿額而合計之，恐意外之多，亦未可知。

其他貴重品 蘇維埃政府，除黃金外，有白金二百二十五布度，（約六千萬盧布）

並從帝室寺院方面沒收之貴金屬、寶石類，與夫革命戰爭中逃於國外之富豪貴婦人等，抵邊境而被搜索之寶玉、貴金屬類，（約六千萬盧布）總括之而為特別基金，嚴重保管，聲明決不動用。除此而外，如保管於各銀行之貴金屬，及個人委託之貴重品等，在三年前檢查者，亦完全留存。一說破損金庫之費用，反較收容品之價格昂貴。而實際此等寶物，今猶完全存在與否，則殊屬疑問也。

新理財政策

財政整理時代 蘇維埃政府當局，自革命迄今，財政上可分為兩時代。最初之三年半，稱為戰時共產主義時代。蓋值內亂與封鎖之期，國家歲入不過歲出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九十九，則賴發行紙幣補充之。自前年底以來，稱為第二時代。一方實施新經濟政策，他方又行財政上新政策，遂進於所謂整理時代。

貨幣經濟之復活 今所謂新理財政策，即恢復預算制度，除關稅、單一現物稅外，更設營業稅、消費稅等稅制，以貨幣徵收之。其以租稅之收入，為政府重要歲入之財

源，且鐵道郵便等公企業之使用料、手數料等，亦以貨幣徵收之，爲歲入之補助。更對於勞動者之報酬，已改現物給與制而爲勞銀制度矣。蓋全復歸於昔日之貨幣經濟，以期整理所濫發之紙幣也。換言之，卽先頒法律，謀貨幣之統一，設國立銀行，許銀行券之發行，使當金融調劑之任。又獎勵儲金，及謹慎貸款，及發行穀物公債，並收回紙幣，用種種手段，以收縮跌落之紙幣，由此整理紊亂之幣制，以期國家財政之調節者是也。

真的財政總長 俄諺有曰，「真的財政總長爲豐收」其意蓋謂雖有好本領之財政總長，如逢凶年，則財政仍無辦法也。故去年上半年期，蘇維埃政府按新財政政策，將着手財政整理，忽逢奧爾頓河畔之薩瑪拉，薩拉禿夫，諸州大饑，人皆相食。世界各國，咸救濟之，俄政府自亦不能袖手傍觀，遂竭力救助。因此政府財政整理之計劃，遂受最大之打擊。歲入驟減，弗獲已，仍續行紙幣之增發。幸去年下半年期，全國有豐稔之象。因而財政整理，亦頗良好。按去年十二月成績，現物稅與其他租稅之收入，殆逾歲出之半。故紙幣之發行，僅充百分之五十，即足矣。又據當局者公表，

本年一月以降，當能增加歲入，且前倍紙幣發行，填補歲出者，今可減至百分之二十五或三十也。紙幣發行額減少之方針，當能着着實現矣。

預算

本年度預算 本年度（一九二三年）俄羅斯共和國之預算總額，約十一億盧布。較諸帝政時代（一九一七年）預算總額三十六億盧布者，僅十分之三耳。此預算總額，何以銳減若此，蓋（一）前在帝政時代所支出之外債利息，年達四億盧布，今外債既廢棄，當然從預算中消滅之；（二）皇室費，及宗務院費，有一億盧布，今皇室及國教已廢止，當然從預算中消滅之；（三）陸軍費，因軍備縮小之結果，較之帝政時代，亦減至六億盧布矣。合計前額，約十一億盧布，從帝政時代預算總額中扣除之，所存唯二十五億盧布。而現政府又從而節減之，故僅十一億盧布耳。此歲出緊縮事項，當於後面歲出中再詳述之。

實行上不能 蘇維埃政府雖作成此預算，然終未見諸實行，蓋不能實行也。何以故，以預算雖編成，而無預期之收入，至不得已，增發紙幣以充歲出，因而紙幣價值之

跌落，愈無底止。同時因革命混亂，遭諸種之事變，更不得不爲額外之支出。故雖有預算，亦有名無實。如貓眼然，有瞬息萬變之觀。政府處此，乃講善後之手段，脫離蘇維埃大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所議決之原預算案，另於每三個月，製成整理預算案而施行之。然此亦等於空文。去年十二月大會席上，財政總長聲言，雖編成預算而提出之，然具體的實行，殆不可能，深以爲憾。夫有無錢之財政，乃有不履行之預算，論事勢固應爾爾也。

歲出

廉價之政府 蘇維埃政府，較諸帝政時代，節減經費甚多，此顯著事實也。彼列寧者，對於組織官僚主義之政府，而重國民之負擔者，絕對否認之，另創設一「廉價政府」焉。故歲出可節減者節減之，按革命時代糧食預算統計，初受政府俸給人員，無慮二千五百萬。然其後逐漸減少，及去年預算，載有從事國務受俸給者，僅六百萬。而此六百萬人之中，除去普通官吏及軍人外，並含有官營工場之從業員，其俸給之額仍比帝政時代爲少。一般官吏均尙儉約。據當局者言，此六百萬人之

中更有淘汰二百五十萬人之計畫，且其實行亦無何等阻力云。此純爲造廉價之政府，而熱心謀各個人之能率增進，與事務簡捷之結果也。再按諸實際，一切服務之官吏，均年少活潑，比諸帝政時代，真不啻天淵之隔，此爲余所目覩者也。

歲出之收縮 蘇維埃政府，爲歲出之收縮，除裁汰冗員外，猶增加地方預算，將教育經費之大部分，與其他屬諸國家預算之多數經費，悉移歸地方負擔。而各地方因財源之枯竭，大示反對。然結果於去年夏間仍實施之。又官營事業與鐵道等，均繼續損失。各種國營工場及製造所等，更收支不能相抵。政府因填補此損失，每年支出甚巨，遂又不得不着手此等國營工場之整理。如前述工業項中，將一部分貸與，另將大部分使於托辣斯組織之下經營之，俾此等收支，從國家財政上全然分離。又軍費一項，在帝政及革命時代，雖爲數甚夥。然因屢次縮小，已減至六億盧布，前亦言之矣。要之蘇維埃政府，因造廉價政府，遂努力於歲出之收縮，以期由濫發不換紙幣之黑暗財界中，而謀整理救濟之方，其用心亦良苦矣。

國家歲入財源，以普通稅爲主，官營事業收入次之。唯蘇維埃政府過去五年間，官營事業，悉入不敷出，且有時從政府而支出者。至租稅之收入，比諸全歲出，殆等於九牛之一毛。故有歲出百分之九十九，全賴紙幣之收入（即發行紙幣）也。

租稅制度之復活，蘇維埃政府之稅制，極不完備。在革命時代，因實行總產業國營之理想，故祇有沒收與徵發，別無稅制之可言。迨新經濟政策實施，一方設現物稅，他方更設關稅，與其他直接間接諸稅。現所施行之直接稅，爲營業稅、市民稅、印花稅也。間接稅，爲葡萄酒、烟草、火柴、酒精、鹽、火油、啤酒、酒、鑛水、砂糖、茶、及咖啡等，消費稅也。彼帝政時代號稱八億盧布國庫收入之鑊卡，適因火酒禁止令頒布，致此項收入，悉歸烏有矣。至稅之管轄，則現物稅歸之糧食部，關稅歸之外國貿易部，其他各稅，悉歸諸財政部也。雖然，此等徵稅方法，及機關雖設，究不得謂已臻完備。尤以一般人民，已極疲敝，而缺少擔稅力，故租稅收入，仍屬極微。

自去年一月至九月，俄國全境以貨幣徵收租稅之總額，爲三千五百萬盧布，（金貨盧布）。較諸大戰前及革命前時代，僅約百分之五。其中由工商業完納之稅額，

僅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盧布。同年十月以來，此稅額大增，有每月多至千萬及千二百萬盧布。泊本年度，據當局發表成績，最爲良好。蓋今後俄國產業復興，資本主義漸次復活，同時稅制整理，國家租稅收入，亦必次第增加也。然蘇維埃政府過去歲入之大部分，悉爲紙幣之收入。

紙幣之收入，發行紙幣，充當國家之歲出，從他面觀之，亦未始非一種之租稅收入也。而此租稅之負擔者，即從來紙幣之所有人。蘇維埃政府，因補歲入之不足，致歲出之百分九十九，悉發行不換紙幣充之。每當新紙幣之發行，而國內紙幣價格，必隨之而低落。因此低落，而政府更不得不發行多數紙幣，以充必需之經費。於是紙幣價格愈益低落，遂至紙幣之發行額，與其價格，互爲因果，互爲反比例而行。宜乎空前之發行額，與夫價格之低落，均實現於當時也。而每次受損失者，悉爲紙幣之所有人，即謂發行此項紙幣，不啻課紙幣所有者以稅金，亦無不可。原來紙幣之收入，自一國財政上觀之，爲最可惡且最不可恃之財源。然在共產主義，作爲掃蕩資本家之理想上視之，確爲適當，且屬有效之手段。蘇維埃政府，因不得已而濫

發紙幣，決非以此爲目的而行者，固矣。然其結果，足使紙幣之所有者，歸於零落耳。無隔宿之金。紙幣價格之低落，如今日之俄國，真有許多滑稽。如於莫斯科乘馬車時，至一區，則索資一千萬盧布，再至一區，則一千五百萬盧布，或二千萬盧布不等。若以日幣言，不過五十錢至一圓耳。今日所發行之紙幣，以十萬盧布之紙幣爲最多數。（約百分之五十）。此十萬盧布者，若以日幣換算，則五文也。飲咖啡一杯，須付二百萬至三百萬盧布。故俄羅斯國民，似皆染誇大習氣。其實相反，國民非常神經過敏，如勞動者等，取得工資之後，隨即使用，決不留隔宿之金，蓋恐翌日市面低落耳。紙幣價值愈低，發行之額愈澎漲。政府憂之，近設勞動儲金局，欲矯正此弊。然紙幣市面，如未脫漸落之境，則此實行終於不可能也。

二 紙幣之濫發

紙幣價格之暴落 十年以前，持有百萬盧布之人，已爲大富翁。今何如乎？其百萬盧布之紙幣，僅值吾日本銅元五枚耳。俄羅斯國情，不問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已發生根本之變化。然此紙幣價值之暴落，特爲變化中之最卓絕者。以下畧就

紙幣百萬盧布之價低落至銅元五枚之經過述之。

紙幣價值暴落之罪，不能獨歸於蘇維埃政府也。大戰開始，帝政期內，不換紙幣，已有多額發行，此實爲今日財政紊亂之作俑者。迨革命告成，新政府對內無充分之信用，對外更毫無信用之可言，發行紙幣之價值，有急轉直下之勢。因紙幣價格下落，而新政府更不能不發行多額紙幣，以應經費之所需。紙幣發行之額既多，則價格不得不益減。價值益減，則發行又不得不增多。因果循環，以至今日。揆厥所由，則爲蘇維埃政府無他項歲入，足支必要之經費耳。若使政府有足以應付歲出之收入，則遇紙幣價值下落之際，緊縮其發行額可也。而蘇維埃政府實際不能辦到，故有如前所云，歲出百分之九十九，全賴紙幣之發行矣。

紙幣流通額 戰前俄國所流通之紙幣，計十六億三千三百萬盧布。以國立銀行之現貨十六億四百萬盧布，供兌換之保證。此外國內市場有金銀硬貨，約六億盧布，以爲流通。故合計有二十二億餘流通貨幣之存在。迨戰事發生，前述之紙幣，悉化爲不換紙幣，其發行額，亦逐漸膨漲，而無所底止。革命尙未勃發之際，此紙幣

發行額已達百七十二億盧布之多。而國立銀行所有現貨已減至十二億盧布之少。因而紙幣之價格，不問對於外國貨幣與夫內國商品，均示跌落徵兆。而金銀硬貨與銅貨，亦從市場中消滅，殆不見片影。然蘇維埃政府，實於此金融狀態之時而成立者也。

據蘇維埃政府公表，邇來所發行紙幣之總額，及其流通額，如左：（單位爲一億盧布）

紙幣發行額

一九一八年

三三、五

一九一九年

一六四、二

一九二〇年

九四三、六

一九二一年

一六、三七〇、八

一九二二年（正月至七月）

二九七、六九三、四

紙幣流通額

一九一八年正月一日

二七、三

二 紙幣之濫發

一百十一

一九一九年正月一日

六〇、八

一九二〇年正月一日

一二五、〇

一九二二年正月一日

一、一六八、六

一九二三年正月一日

一七、五三九、四

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

三一六、〇〇〇、〇

如左表所示，俄國紙幣流用額，約三十萬億，以數記之，即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盧布也。如斯極端濫發之紙幣，無怪其價值暴落幾等於無也。

金融界惡化之原因 蘇維埃政府，對今日之情勢，亦非袖手旁觀也。其間曾以非

常之苦心與努力，一方防止紙幣價值之下落，同時又為發行額之限制者矣。然夫

勢所趨，已莫可挽救。抑維持不換紙幣價值之根本問題，為政府之信用與其發行

額也。然蘇維埃政府之信用既未鞏固。而革命戰爭之繼續，鐵道交通機關之破

壞，與夫國內產業之廢頹，無一不為引誘紙幣價格下落之原因。此外若革命以來，

與列國國際關係之斷絕，及一九一八年後不於外國市場立盧布紙幣之市面，亦為

國內金融惡化之原因。尤以革命伊始，掌紙幣及銀行券發行權限之機關，悉未統一，有蘇維埃政府之紙幣，有反蘇維埃政府之紙幣，有消費合作社發行之私的信用券，凡此種種之流通，又靡不予金融界以至大之影響。

一九一八年，蘇維埃政府禁止其地方機關之信用券之發行，使與政府紙幣交換，更以新紙幣代用舊紙幣之目的。使噴柴之印刷局，發揮偉大之印刷能力，印成多數新式紙幣。雖結果地方信用券歸於消滅，然舊紙幣之收回，終於不成功。

紙幣之統一與更改。一九一九年五月政府將紙幣發行權，一手收回，交歸財政部所管，以期紙幣之統一，與發行額之縮減。如前所言，俄國內各種紙幣，雜然流通，如

「羅馬諾夫式」「喀萊司克式」及「某某年式」等，形式參差，其市面亦不統一。且因

國土廣大，隨地方之異，而價值復不相同。煩雜不便，何可勝言。財政部欲徐圖統

一，遂有紙幣更改之計劃。即以一九二一年法令，立所謂「一九二二年式」紙幣發

行之規定。將已發行之紙幣額面一萬盧布者，今作為新紙幣一盧布，從一九二二年（即去年）五月一日實施。並禁止他式紙幣之發行。然紙幣價值，與發行額，絕未

因此而有所影響。尤以發行額反益呈增加之勢，觀前表所列而可明也。本年復發行「一九三二年式」紙幣，將去年所發行之二十二年式紙幣百盧布，改爲新紙幣一盧布。即較諸一九二一年以前之紙幣，改單位爲百盧布是也。要之，此不過關於名稱形式上不同之問題，毫未涉及幣制之根本問題也。故對於紙幣價值之下落，無何等救濟之效果。

紙幣之降落 今以莫斯科金融市場紙幣平均市面，按諸年次表示之如左（以金幣一盧布爲標準）

一九一七年	八七盧布
一九一八年	一〇〇盧布
一九一九年	一、一五六盧布
一九二〇年	九、七一三盧布
一九二一年	九七、〇一六盧布
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七月）	三、一八二、五七一盧布

按前表所示，即在一九一八年，能以紙幣百盧布換金幣一盧布。及去年上半年，非以紙幣三百萬盧布，不能換金幣一盧布。且市面益降，從去年至本年初，余寓俄國時，竟降至二千萬盧布，即紙幣二千萬盧布，爲金幣一盧布也。（約日幣一圓）故千萬盧布，僅值日本錢五角，（中國四角至四角五六分）。百萬盧布僅值日本白銅幣一枚耳。

整理方法如何 綜上所述，紊亂至極之俄國財政與紙幣，將來究竟如何，誠一困難問題也。蘇維埃政府，雖用盡方法，以維持紙幣價值，乃不但無多效果，反益形其降落。一九一九年一月，曾講挽救之策，廢止國立銀行，不問預算或實際交易，均支付現物，俾國家一切收支，脫離貨幣經濟，而入現物經濟，以達社會主義之最高理想。然此政策，終歸失敗。弗獲已，遂復反於貨幣經濟，實施新經濟政策，頒定稅制，再設銀行，（一九二二年十月）並設分行於國內各地。若工業銀行，及消費合作社銀行等，均於此時次第設立。蓋欲於貨幣經濟之下，爲整理財政，調節幣制之準備耳。雖然無論若何政策與法律，均不能以無爲有，所謂無米不能爲炊也。是整理俄國財

政者，除賴「真的財政總長」（即豐收）外，雖有智者亦不能爲也。

豐收與外資而已。豐收則農民有擔稅力，與購買力，國內工業可以興，外國貿易可以起，國家租稅之收入可以增加，紙幣發行之額數可以減少，幣制亦不改善而自改善矣。故今日而言救俄國財政之危機，唯有豐作即產業復興之一途也。然前言俄國產業之現狀，僅恃自力恢復，頗非易易。以故蘇維埃政府代表，在日諾瓦及海牙兩會議，均渴望列國資本團給彼信用，助彼財政之整理。並聲明實行「康碎甸」(Concession) 契約，以期復興產業，招徠外資，不遺餘力。

世有以俄國現在之紙幣市價，測定俄國國家信用程度者，此大謬矣。何則，俄國富源，依然存在，苟將此富源，正當利用，則紙幣市面之跌落，不過一時的現象耳。唯所成爲問題者，究於何時，用何方法，方可將此富源加以正當利用也。由此點觀察，亦可知蘇維埃政府如何切望與列國恢復國際關係矣。要之蘇維埃政府，所最切望者，豐收與外資而已。

旅行瑣記

一 由瓦薩至莫斯科

入俄之動機。俄羅斯者余生涯大半慣住之國也。故自去年五月奉命爲駐波蘭公使，到任瓦薩 *Warsaw* 以來，地既接壤，思進通情狀，刻刻懸鄰事於懷，然終不能如所願。波蘭、德意志兩政府，以近鄰關係，已與蘇維埃政府結爲友邦。余意從此方面尋問，或不難得其梗概。余爲種種探訪，依然莫明真相。當余赴任，道出倫敦、巴黎，詢問蘇維埃政府狀況時，僉謂至多兩三月內必然崩壞。而日本方面亦時爲此言。斯蓋爲俄之亡命富豪、及政治家等，宣傳所朦蔽耳。

波蘭、德意志，信不愧爲俄羅斯之鄰。此兩國均確信列寧不易顛仆，而余亦因此影響，遂下蘇維埃政府不易顛仆之斷案。曾數傳此旨於我國當局，惟是真相弗明，雖就書籍方面蒐集調查，仍不能得手應心。欲知其詳，勢非親歷其境不可，遂決意入俄。

加拉汗氏之援手。適駐瓦薩之俄國代理公使加拉汗氏（外交次長）於去年七月由波蘭一熟人介紹與余。余如欲渡者之獲舟喜甚。急請我國政府許可以個人

資格接見。自後加氏與余非公式的會見，不下四五次。（時有疑爲日俄會議之豫商者，其實非也，此純個人之情意投合耳。）彼時余對加氏言，若余歸國之際，務請許可通過貴國。然加氏不敢輕諾，僅允將來或有歡迎來遊之機會，但刻下時期尙早云。及去年余受命歸國，因不欲失此良機，遂請駐瓦薩之蘇維埃政府代表，轉達於俄政府曰：『余此次歸國，務祈准予通過貴國。邇者，撤兵已經聲明，長春會議，亦正開議，日俄兩國國際關係復舊，不過指顧間耳，已不能謂時期尙早。且日俄交涉雖經開始，而我國朝野，猶未十分了解新俄國情。長此不謀疏通，難免不生意外破綻。余深信使日本人了解貴國事情，必有利於貴國，而雙方互益，實爲目下之緊要事也。』云云。蘇維埃政府對此聲請，立即回示允諾。同時加拉汗氏亦來函，謂望早來莫斯科，得再聚之樂云。斯時余本擬即請日本政府認可，早日起程。奈與波蘭通商條約之談判，頗爲遲頓，直至十二月九日始調印終結，就歸國之途。公使以外不許。當余準備入俄時，首先希望同行者，爲駐瓦薩公使館武官山脅少校。少校駐波蘭已四年，熱心調查俄國事情，故欲行之心最切。次爲駐割埃斯脫尼

亞之來凡爾地方，佐佐木領事。更次爲鐵道院之田中技師。田中君視察歐洲已畢，又奉命向美考察，君以美國方面已有多數同事去過，故覺自身赴俄較有意味。此三君均得主管各部許可，滿擬一行，而余亦諾之。因是山脅少校，排除如箭之歸心，在瓦薩待三閱月。佐佐木領事亦結束來凡爾館務，將家眷從海路送歸，隻身來瓦薩等候。十二月初旬齊集，預備出發。不料啟程兩星期前蘇維埃政府突來公文，僅許公使入俄，餘三人不許同伴。余大惑，而三君亦失望不淺。余對三君深表歉憾，然亦莫可如何。三君送余至俄境，臨歧握手，不勝黯然。

前程暗淡。隨余同行者，爲通譯官中村正明君，及從僕樋口（因此又添一悲喜劇）。先在波蘭，因不知俄情，以致謠言百出，生疑心之暗鬼。彼瓦薩至莫斯科火車，曾聞駐瓦薩之俄國代表言過，並承駐莫斯科之波蘭公使詳示，知甚安全。惟莫斯科以東，則殊渺茫。乘何種火車，每日開駛幾次，車程若干日，何處須受扣留，彼破壞之鐵橋已否修復，沿途警備若何，凡此等情狀，均無成算。當余向波蘭外交部辭行時，曾受「到莫斯科自確，但必自莫斯科重行歸來」之諷言。又辭別波蘭大統領畢

斯特司克時，大統領曰：「聞君適俄，君真好爲無聊之舉。究竟打算若干時日，回到日本？」余以一月答之。彼大笑曰：「至少須四個月。」畢斯特司克雖爲國家元首，原亦奉社會主義之波蘭志士也。彼因獨立運動，於明治三十七年曾來日本。當時余曾會晤，相交甚得，故能從直而道。要之在瓦薩時，對於莫斯科以東地方，及對於西比利亞鐵道情形，全屬茫然。

悲壯一劇 余臨赴俄時，即將調查文件、家財、行李、書物等件，由海路送歸，蓋慮途中遇盜或被車站扣留，與夫遭檢查等事耳。換言之，隻身風塵中，何時可達東京，何時得逢妻子，均非所計及。但據蘇維埃代表所述，與余在俄多年經驗，及能解俄語諸關係，自信尙無身體之危險，故雖此衰老之軀亦處之泰然。時中村、樋口等所言，則頗有趣。中村君曰：「予（中村）之熟識者屢勸阻，咸謂此爲捨命事，君年尙幼，損命可惜，以勿往爲善。然予曾在西伯利亞，且此次又可得新經驗，以無累之身，決心從公使往，性命亦所不計」云。但樋口有妻子，且不解俄語，余以爲彼必甚懼，曾試勸繞海道歸。彼奮然曰：「既與公使同來，自必與公使同去，願共生死」耳。氣甚勇，

若赴戰場臨陣狀，始終聲言同伴。今余回憶彼時情狀，猶歷歷在目前也。

新外交官車 本年正月二日，由瓦薩向莫斯科出發。車中同行者，有蘇維埃政府外交部書記官彼得絡夫斯克，及爲余熟人之波蘭公使館一等書記官擺鈴斯克兩君。相見後，非常愉快。翌朝抵邊境之斯托費站，而開往莫斯科之俄國火車，已由莫斯科駛來迎接。原來波蘭鐵道在舊俄領地，爲俄國式之五尺軌幅。大戰中被德國占領，改成德國標準之四尺八寸半軌幅間。故在波俄兩國境界，非換車不可。細觀開來之俄國火車，係由萬國寢台公司之寢台車，與外交官專用車，兩者混合編成。寢台車已屢乘過，故余今次嘗試外交官車。此車極新，係俄國從前國有寢台車式樣。室內裝飾雖不及萬國寢台公司車，然殊清潔，掃除亦周到。且因軌幅關係，而車身亦寬大，房間亦寬闊，安放行李處亦綽有餘裕，頗爽快適意。比想俄國何以能造此樣新車，試檢查其製造所，則有德意志印號，始知革命後向德國訂造者。車費於車內付之，僅給余收據。至莫斯科站，始又換給車票。

自瓦薩至莫斯科之火車，毫無不便，且極完備。惟車中無飯堂，乘客於車停大站時，

就站內飯廳飲食，或購食物於車內自理之。余預知此事，故曾準備冷肉、香腸、麪包、等物。開水則車內供給，亦可託掌車者於站中取之。掌車者皆俄政府之從業員，未見有如曩時之萬國寢台公司掌車者，但聞近將復舊云。同車乘客，除外交官外，僅波蘭、俄羅斯之庫麗愛爾（即特使）其餘不見一外國人。此特使爲歐洲國際間自昔存在之制度。各國政府相互通信，不經郵政，而遣特別使者。此特別使者，有往復不受檢查之特權。

莫斯科之第一印象 正月四日午後二時，安抵莫斯科。蘇維埃政府外交部特遣官二人，以摩托車來迎。而波蘭之駐俄公使，亦來接。並謂宿所若尙未定，可來住波蘭使館。余因旅館已由俄外交部準備，遂謝其好意。當隨引導之摩托車至宿所。從車上一瞥，覺曩所慣住之莫斯科，頗有今昔依稀之感。此爲到莫斯科之第一印象也。

二 莫斯科之滯留

盡善盡美之行館 行館爲臨莫斯科廓河之蘇飛河岸十四號，與彼岸之庫利姆靈官

殿相對峙，一堂皇邸宅也。入門先驚異者，卽刻有大葵紋（日本貴族用此章）之青銅花瓶一對，高一丈五尺，並置門首。另有剝製之鶻，聳立其傍，真壯麗之極。余等房間在樓上，桌椅器皿，均盡善盡美。余房曰白樺房，檯櫈什器，皆造自白樺也。中村君房間，自壁至椅櫈，皆張貼哥布蘭花氈，亦華美之至。大飯廳，大應接室，大客房，皆飾以世界名器珍寶，與名畫，及美麗之哥布蘭花氈，件件令人豔羨。什器，皆麥仙之陶磁，小而刀叉匙觚，亦皆爲刻意製造之品。詢之居停經理，此爲何種邸宅，不覺又吃一驚。蓋此旅舍經理，僕役，等輩，皆呼爲「康們瞠脫」（Commandant）。按康們瞠脫，係衛戍長官，或要塞司令官之意。此處之大將，亦自赤軍派遣，故用如此之尊稱。此司令長官，爲人極善。據彼云，此邸在昔爲俄羅斯砂糖大王哈利得奈孔之私邸。當哈利得奈孔獨住此宏麗邸宅時，豪華已極。男女僕役有六十餘人。今則亡命，不知漂流何處云。

質素之生活 此宅樓下，爲加拉汗，與裏杜威諾夫，兩外官次長，及其家屬，同住。樓上則充外賓宿所。余滯留期內，英、美、德人，亦多宿於此。大多邸宅，已遭掠奪破壞，

獨此家尙完全存留，實緣前二次長居住之故也。加拉汗處曾數往遊。其書齋，應接室，雖美麗，然生活狀態，至爲儉素，毫無奢侈之處。俄國一般大邸宅，非由一人占領，皆爲多數家族共同利用之。門首有兵士一人，晝夜看守，如未得特別許可之馬車，入門後則不許再出，其警備嚴重如此。此非因余而設，乃爲護衛此宅及居住之大官耳。居停僕役，悉爲婦女，唯門衛爲男，且係外國人。

事務簡潔與婦人官吏。到莫斯科翌日，訪外交部，申謝此番入俄所受之好意，及便利。一人有疑余此訪問帶有特別使命者，焉有此事，卽有之亦何能言？外交部書記官路頻斯登其人，係生長美國三十左右之一青年。嘗隨加拉汗來瓦薩，今在裏杜威諾夫之下服務，此次到站接伴，爲余謀種種便利。嘗向余述其希望曰：『若加拉汗赴日本，予必同行』云。此君年輕，而極活潑。凡政府官吏，無論於外交部，交通部，概皆勤奮從事。其厲行敏捷，尤屬顯見。彼帝政時代之繁文縟禮，今則一概省略，不問何事與不問何等勞動者，大官均親自接見，勉力聽話，能至數小時之久，此與往時不同。此外官吏中，婦人之多，亦異於曩昔。現列寧之夫人，卽任某部次長

職。路頻斯登之妻，原爲醫生，今於政府保健事業有關係之某病院爲官吏。

粗服之裏面，最與帝政時代異者，以服裝質素爲最顯明。無論往戲場、菜館、及進店購物，出街散步，均不見有若紳士貴女之服裝。卽第一流劇場之特別座、頭等座，亦無一人着燕尾服者，皆穿豎領開領之便服耳。當余邀路頻斯登夫妻觀劇，氏或者因外交官關係故意穿常禮服。但其夫人則未穿禮服。而路頻斯登君之御常禮服，在劇場萬餘觀客之中，已不再見有第二人矣。然於菜館之中，則見有命辭薩（Caspar）爲前菜，或食都皮那河之鮭，及其他華美之饌者。惟均着豎領開領之便服，純粹勞動者裝束。其爲紳士大官歟？抑爲勞動者歟？則不能辨別。

余想俄羅斯純爲勞動者之天下，彼執政及有選舉權者，皆勞動者也。且勞動者，有免電車費及其他特典，故闊步橫行，視爲己身之天下。俄國之民詎非因勞動者勢大，故意揣摩風氣乎？觀洋服店前，張掛奢華衣服不少，可知其必有買主矣，此非有產者避人耳目，穿着美衣，一旦出外，或至公共場所，特故着粗衣以裝勞動者乎？余因憶及日本德川幕府因戒奢侈，禁村民穿綢絹，致有布其面，而綢其裏之時代。

粗食之風。今之俄民，一般粗衣粗食，固爲物資缺乏，亦緣咸抱能免飢寒卽足之方針。如蘇維埃政府，卽熱心宣傳俄國爲能自給自足之國家，國民若同心協力，今能粗食粗衣，雖不求外資，亦能恢復國運。彼政府大官及共產黨員，率先作則，實行此質素之風。有與余共食桌之共產黨員，持燕麥製之黑麪包一片，且食且叩桌曰：『此麪包卽所以維持吾儕政治生命』也。言下意態昂然。

然欲食美餐，不論何時，亦皆可得。此與帝政時代無稍異。當余邀外交部之路頻斯登夫婦觀劇之夜，在莫斯科頭等著名菜館伊邇米泰奇，共晚餐時，覺其食物肴菜等不亞曠昔。所付餐資，請閱者勿驚愕，實達二十億盧布。換日本錢，則近百圓。劇場之繁盛及改良。劇場開演如昔，除觀客服裝污惡外，別無所異。余往大劇場（舊帝國劇場）共二次。一次係演舞蹈，普里瑪簡那，裝演草兒宰，其美麗不殊前十年，且貌極稚幻。又一次爲歌劇，係名伶斯米兒諾夫，出演。彼最著名之謝略賓現赴外國演劇，故不在本場。因取價過廉，兩次客座皆滿。聞因取價過廉，雖如此繁盛，而政府仍每月損失云。

舞蹈劇名「哥兒沙」描寫東洋風俗。最後一幕爲「沉舟」舞台全面海波奔放，惟肖惟妙。詢其如何構造，該引導員昂然自得曰：「此盛空氣於布袋中，用機械出入之，係最近某博士發明，而爲帝政時代所無，純係革命後之新產物」云。夫在革命戰爭極騷亂之中，尤不忘戲劇之研究，真是俄人量大。莫斯科人民態度，概皆平靜，此比諸伯林瓦薩，更屬悠悠不迫，表出大國民風度者。

名產鑊卡（火酒）之禁止。次與帝政時代異者，爲鑊卡、白蘭地、威司克等強烈酒類之禁止也。飲料中，祇有紅白葡萄酒、三鞭酒、脾酒等。此中且有外國製之上等品。惟火酒則絕對禁止之。一共產黨某曰：「紳士飲強烈之酒，或不至狂醉生事。

然一般勞動者飲火酒，賊戕身體，流毒社會，爲害甚大。故寧撤廢帝政時代國庫收入八億元之鑊卡專賣，而厲行火酒之禁止。」蘇維埃政府之意氣，實有足多者，然此節飲之風，恐亦如粗衣粗食陰違陽奉耳。惟實際共產黨員，雖葡萄酒亦不多飲。余數訪加拉汗，嘗會談至數小時，彼所獻物，皆茶菓。余思此火酒禁止必有漏卮，曾向伊邇米泰奇菜館經理，故意屢索鑊卡少許，終不之允。余明知此館爲信託公

司組織之國家經營，決不容飲鑊卡，一時好奇，故試索之耳。

與昔大異之夜間生活。次異於帝政時代者，爲公私娼之絕跡也。綽埃斯卡耶街等地，原爲娼妓出沒，花繁柳密之場，今則不留片影矣。蘇維埃政府管束此酒色，特嚴，尤對於共產黨員極峻烈，違則立即除名，或重處罰云。風傳赤塔政府用多數年輕婦人爲偵探，故若作此無聊舉者，必遭惡遇。

俄羅斯之夜間生活，在歐洲極爲有名，且爲貴族腐敗，良家墮落之根源。今則酒色全絕，與昔情形一變，誠爲可喜之現象。在余輩本無何等不便，故不感何等痛癢。然在彼羨慕俄羅斯夜間生活，而有志於尋花問柳之貴公子輩，恐此後不入此國一步矣。

結婚離婚之簡易。彼喧傳婦女國有問題，是否確實，則不得而知。果事實也，亦終於不行。與此有關聯一事，即不問其父母如何，所有兒童悉由國家取而教育之，扶養之，之法案，亦未能見諸實施。一共產黨某曰：『唯女子國有，終不得實行』云。但離婚結婚，今已非常容易。如在教會所行之結婚式，爲私的行爲，政府不與承認。

惟男子滿十八歲，女子滿十六歲（高加索土民，男十六，女十三，即可），向該登錄官廳，用口頭或文書通知婚姻事由時，婚姻即成立。而成婚後，妻不必從夫姓，可自由用自己名稱。據余所聞，大抵襲用本姓者多，容有稱夫姓，或合稱夫與己姓者，究甚少也。離婚手續，亦單純。一共產黨員會就此事問余曰：「聞貴國在昔，離婚亦極易，然否？」

私生子亦平等。因唱婦人國有，而兒童亦自然以母爲本位。其出生通知，亦送至母所在地之登錄官廳。凡屬兒童之權利義務，私生子、嫡出子，均受平等待遇。又因不認財產私有之原則，故遺產繼承，亦廢止之。其財產悉由國家沒收之，唯遺族貧困不能勞動者，得自該遺產中領受扶養金。若遺產爲一萬盧布以下之房產時，並許其繼承。

赤旗。今請就俄羅斯國旗稍述之。彼有名之庫拉斯諾夫著書，所謂「自雙頭鷹至赤旗」，所謂彼羅馬諾夫帝政時代之雙頭鷹旗已廢，今之國旗爲赤底，繪以金色鎌、槌、柄紋章，繞以麥穗，上記「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及「萬國勞動

者須團結」字樣。此錄與槌，不待言爲表農業與勞動之意也。

電化大計劃 余在莫斯科，全不煩兵士包探之勞，得自由視察各處，毫無危險。當參觀官營製造所及工場之際，必有官吏來引導。但此非爲警戒，乃出自親切引導之意。所觀各處情形，縷述甚煩，且無趣味，茲擇其要者言之。

莫斯科之發電所，規模極大。據聞蘇維埃政府將使全俄羅斯爲電氣化之大計劃云。豈赤化事業已成，更進而爲電化事業歟？彼政府所計劃之莫斯科，及彼得古拉特，間之電化已竣功。今後更於全國設九處大發電所，作電化中心地。並擬將農業亦改爲電氣化，而行大規模之農制度云。

莫斯科發電所用重油爲燃料。原來俄羅斯燃料，主用薪炭，即火車亦全焚薪駛行。距今三年前，總燃料中十分之八，爲薪炭。其後改用液體燃料（重油）着着進步，有非將燃料全部改用重油不止之勢。此重油，係取過火油後，剩下之液體。依其利用之如何，在此火油出產地之俄羅斯爲經濟上重大問題。

中央農民會館 莫斯科建有中央農民會館。此爲帝政時代所無，謂之爲農事博

物館，亦無不可。蓋以開發農民智識，謀農業之振興爲目的故也。館內設有宿舍、病院、講堂、公會堂等。每日舉行歌劇，正劇亦時演之。此外有法律顧問，備農民有疑，來質時卽以救濟不正不法之損害。有農事顧問，就農業學術上，實習上，諸問題，任應答指導之責。因有此館，而鄉村農民入都，得住廉價之寓所，及娛樂場矣。對於有錢客人，宿價亦貴。若貧人幾取等於免費之微值。此類建築物，各都市均設之。農民來都市，均得自由利用，以增智識與慰安，毫無何等不便之感，此亦蘇維埃政府重視農民，博其歡心之一種新設施也。余參觀莫斯科中央農民會館時，就在館之多數各地農民，發種種質問，彼等回答，頗有趣味。

彼得古拉特 蘇維埃政府中人，咸勸余赴彼得古拉特一行。余以逗遛過久，恐將來誤招赤化嫌疑，故停留莫斯科，僅八日間，遂兼程歸國。聞彼得古拉特秩序已完全維持妥善，市街亦煥然一新，目下正在恢復氣象云。今按諸政府特勸余往之意旨，與夫從莫斯科街市整齊之推察，想此說必不虛也。

地方事情 余深引爲憾者，此番俄羅斯旅行，僅停留莫斯科、赤塔、二市。此外僅火

車通過，走馬看花，足未入鄉村一步，故地方實情，果在如何狀態，殊不明瞭。茲就在莫斯科中央農民會館聞彼村農野老所述情形，綜記如下。地方農村，確似荒廢，但無生活困難之不平聲。對於革命新政設施無特別之可喜，亦無特別之可悲，似覺不拘何種政府，祇要能保護己等農民利益者，即可。口中雖流露厭倦革命戰亂之情，然對於現政府亦無特別厭惡。

三 由莫斯科至赤塔

十一日夜，八時，由莫斯科出發。究竟乘何種車，實疑信參半。值列車掛有萬國寢台公司寢台車二輛，遂欣然登車，將搬進行李於車內。掌車者忽叱言不能搬入行李如此之多，外交部接件員答，此係外交總長命令。彼掌車者不聽，且奮然曰，「無交通總長之命令，絕對不能允許」云。接件員與掌車者爭論多時，仍無效果，不得已乃付過磅，另置行李車中。（於此又增趣味，即過磅之行李中，有從僕樋口所帶，有視爲至寶之土產物，恐遭盜取，其提心吊膽真不可名狀。）此掌車者之叱言，似因外交部豫未與交通部接洽之故。

天下之珍珠。此寢台車外，餘悉爲二三等車。最屬意外者，卽國有專之飯堂車亦連結在焉。彼莫斯科以西之鐵道無飯堂，而向東行之車則有之。一切飲食如前，每一份價約八百萬盧布，（合日本四十錢，中國大洋三角七八分）。湯之外，有菜一盤，卽足矣，無絲毫不便。得如此廉價旅行，真意想不到。余曾豫備相當食品，在莫斯科購新鮮鹹鰯十斤，並攜白米，及炊用酒精燈等。故雖有飯堂，還私在房內煮飯，拌醃鰯而食之，其味之美，殆甲於天下。

火車內狀況。與余同寢台車者，除蘇維埃政府官吏外，有商人，及銀行家等，全與戰前狀況無異。所異者，卽雖爲萬國寢台公司車，然無該公司之掌車者，悉以俄國政府吏員代之，能自由操各國語言耳。他輛寢台車，乘有蘇維埃政府之交通次長，係同往赤塔。另有在舊極東共和國赤塔廳內任海陸交通總指揮官，曾管理浦鹽港，今爲織呢廠聯合公司極東代表者，其人，亦同乘此車。此君係波蘭人，曾任烏庫拉內務總長，現舍仕途而入商界，謂余曰，今在舊極東共和國首都赤塔，握全權之哥薩載夫，嘗在其部下云。隨取出織呢樣本見示，諄諄託余代向日本方面介紹訂購。

噫羅馬諾夫之朝。若火車照昔年經由遣略頓斯克，則必通過前年大饑饉中心地方之薩瑪拉。余等滿擬一觀其慘狀，其果不欲吾人觀此等地方歟？抑因飯堂車採辦材料關係，與夫路線鐵橋修理之未完備歟？不然何此次火車特取北向路線，穿過埃卡得領勃爾基，徒使行人洒無限之淚也。（按埃卡得領勃爾基爲羅馬諾夫王室全族幽閉弑殺之市。）車發莫斯科後，經耶斯路、勃衣、烏衣耶脫卡、彼露姆等地。至第四日，登烏拉爾山脈，從車窗眺望各站情狀，彼機關車（火車頭）之已破壞而曝於風雨者，抑何其多。莫斯科以西各站，固不少破損車，然究不若此方面之衆。而車站各般整理，尤雜亂無章，僅因森林產地關係新採枕木，堆積甚夥。火車向烏拉爾山之蜿蜒處通過，睇車窗兩傍，森林戴雪，一望無垠，好風景也。爲烏拉爾之都，擅眺望之勝者，則屬埃卡得領勃爾基市。然一回顧其郊外，則又青松落葉，白樺繁生，朔風嗚咽處，九五崩壞兮，山河林與雪，觸景使人悲。而彼自稱由內務部長轉業之呢商，猶得意洋洋謂爲捕皇帝之一人，向余道及當日情況，寧勿使人腸斷耶？

7
220022

104
105